

五百石洞天揮塵

五百石洞天揮塵卷之八

海澄 邱煒菱 菽園

亡室王孺人曩有紅樓夢分詠若干首歿後余爲理之共存四  
首卽今刻入拙著贅談者是也乙未之冬鄉居無俚因亡室  
之舊作發弔古之間情忍俊不禁未能免俗隨意分詠句而  
得詩百絕句度置敝簾聊以自娛初非欲示人也今歲冬徇  
同學之請爰刪其無關旨趣者半實二十五人人二絕句以  
授之校同學輩遽刊佈啟遍徵題詞固不令余知也及覺而  
郵筒已絡繹於道念事旣成未便尼沮先後得題者若干人  
已寄到者爲嘉應溫慕柳太史仲和凌琴柯別駕驤黎香蓀  
饒升經鍾奎陔茂才鳴謙張藥秋上舍漢祥閩中邱仲開工  
部逢甲詰弟叔崧茂才樹甲許允伯進士南英康硯秋上舍  
彝番馬潘蘭史典簿飛聲東莞梁藹仲布衣育才南海譚炳  
軒太守彪霍鳳喬布衣濟川上海朱理菴刺史兆基程棣華  
布衣聯芳慈谿李芷汀布衣東沅閩縣林筠臺太守臧曾李

汝衍少財琴琛龍溪曾墨農秀才宗藻日本永井  
登石完久廿一人其許而未到者尙虛左待也擬彙爲大  
卷弁於拙作之首吁余以一處士投荒遠島塵埃堆裏稱說  
詩書此等經生面孔市人見者將吐棄我之不遑乃以少日  
無聊游戲之筆墨亦竟得海內同道之稱毋亦有如古所云  
愛之至者誘之以至於道耶倘余竟因是附驥而傳又確爲  
始念之不料者矣

今秋九月星洲樂羣堂同人爲余作選詩圖跋曰菽園先生去  
歲丁酉重履星洲關五百石洞天時會賓客暇復徵海內外  
同人詩輯爲五百石洞天揮麈若干卷凡二百數十家道咸  
同光四朝閩粵作者略可攷見海外前未有也同人請爲詩  
紀事適許君綸亭晉江人  
名筠至自閩能以西法攝影因倩其作  
此而同人增詩歌焉亦他年作五百石洞天記者一重故實

云云詩太繁今擬別刊大卷其圖本用西法鏡片者并以其時加晒百紙分致友人矣

臺灣家仲閣工部

逢甲

乙未避地內渡後今為潮人有說潮五

古其第二十首歷次邱氏世系甚悉亦古人述祖德詩之遺也文云中原忽龍戰九族開閩關吾邱自固始舉族來莆田有宋鴻臚卿數典乃吾先巍巍樞密公於潮為始遷梅溪

王 湖銘公墓琴山霽春烟有子梅州守歸養娛親前若趙

鼎 若

王

大寶

古 革 投贈多詩篇想見與居遊論道皆名賢三傳詔僉

判宗牒曾手編碧血老殉義宋日沈虞淵

公諱必明咸淳辛未進士有族譜序

言遷淵始末最詳公殉難韶州事見廣東通志及廣東新語籍保昌實潮州人也

維時方亂離族散

閩越間或近籍保昌或遠居瓊山吾祖僉判弟寶隱鄞江邊

孫枝日以茂江楚多淵延吾宗著石窟一水梅潮連精舍尋

金山掃墓來故阡遙遙三十世已閱七百年別派出承旨棣  
萼春風聯述祖非無人譜牒多不全安知臺海客東風引回  
船居潮而言潮稽古爲悠然先疇尙可服舊德猶能傳東南  
此雄鎮保世心拳拳

謝道隆號頌臣臺諸生邱仲闕工部團防臺中時檄爲誠字等  
營義軍統帶及日人得臺北府中路震動繼以餉援兩絕戰  
皆不利諸營統帶歿於軍者先後凡數人矣謝僅得免與邱  
內渡來粵越歲丙申聞臺事略定復返其鄉或訐於日人日  
人義君所爲不忍窮究也邱有送行詩八首今錄其六以見  
梗概涕淚看離檣河山息戰塵故鄉成異域歸客作行人鯢  
海三更夢鷗天萬里春分明來路近未信遽迷津小別甯須  
惜天涯歎此行家書沈遠道兵火脫餘生東渡龍無氣南飛

鵲有聲送君。惟夢寐同到刺桐城。此去仍鄉里。家山擁疊鞍  
未頒新政。令猶見舊衣冠。落日鷗盟改。寒雲雁影單。相逢翻  
一笑。已作漢人看。親友如相問。吾廬榜念臺。全輸非定局。已  
溺有燃灰。棄地原非策。呼天僅見哀。百年如未死。捲土定重  
來。王氣中原在。英雄識所歸。爲言鄉父老。須記漢官儀。故國  
空禾黍。殘山少蕨薇。渡江論俊物。終屬舊烏衣。預計君來路  
榴花照眼中。山光仍故國。海氣滿征篷。鰲背看紅日。鯢身靜  
黑風。洗塵樽酒在。收淚語瀛東。又有古別離行一首云。乍愿  
君如天上之月。出海復東來。不愿君如東流之水。到海不復  
回。有情之月。無情水。黯然銷魂別而已。況復一家判。胡越百  
年去。鄉里關門斷。鴈河絕。鯉萬金不得書。一紙噫嘻乎。嗟哉  
遠遊子。春風三月戒行李。留不住。簫上聲。拭不滅。玉上名。千

五言古詩卷八  
三  
塵萬劫磨不得屋梁落日之離情山中水  
出水不復清海中月出月還復明不惜君遠別惜君長快絕  
知君來不來看取重圓月此亦送頌臣時作者頓挫淋漓真  
不歉一聲河滿

仲開工部丙申秋懷八首

其一

如此乾坤付越吟賸將詩卷遣光

陰鏡中白髮愁來早衣上緇塵劫後深半壁河山沉海氣滿  
城風雨入秋心留侯博浪椎無用笑撫殘書酒獨斟

其二

古戍

斜陽斷角哀思鄉何處築高臺去年親故無消息此地羈人  
有酒杯入海江聲流夢去抱城山色送秋來天涯自洗看花  
淚叢菊于今已兩開

其三

策策西風吹晚涼驚秋人共雁南翔

海山縹緲半烟霧澤國蕭條初雨霜誰許半千論古陣且逢  
重九醉他鄉莫嗟欲濟無舟楫待起鼃鼃與架梁

其四

箋天誰

爲寫離憂愁大翻憐隘九州明鬼逕須從墨翟望洋聊與說

莊周等身書卷供行路故國山河入倚樓怕向天涯舒倦眼

伏風關雨不成秋其五暫息邊烽強自寬出門西笑說長安金

縉商保太平局冰炭磨成清要官南嶠流移傷百越東藩淪

陷痛三韓驅車欲去仍留滯風雪關河怯早寒其六連天衰草

悵蕭辰憔悴秋風淚滿巾果下近遊思貫馬蘆中小隱任呼

人渡江早慮胡分晉蹈海終撓趙帝秦收拾鈴韜付兒輩乾

坤潦倒癯儒身其七莫笑談瀛膽氣驢眼前時局古來無未容

樊噲誇功狗終遺林宗歎屋烏浮海已憐吾道廢移山誰憫

此公愚江湖且作扁舟計滿地秋容雪點蘆其八菊恨蘭悲闕

眾芬天南牢落悵離羣客愁竟夕憐江月鄉夢千重隔嶺雲

長笛且吹新道調短衣誰識故將軍雄心消盡閒情在四海



無家獨賣文惟第五首略露正意前後皆含蓄不露如往如復如泣如訴如聽霜天哀角悄然以思如傳一聲河滿戛然而止昔人云離騷經之妙妙在離字騷字愚謂諸詩剪不斷理還亂亦正從善學離騷得來

古云言者心之聲然則有韻之文其又爲言之聲矣又云言之無文行之不遠然則鳴之不善其聽之者必不成聲矣古之善鳴如鳥於春如雷於夏如蟲於秋如風於冬皆有不容已之一候故喜而悠揚宛轉悲則悱惻纏綿自成絕妙文字此之謂根心之言以言言言卽以言言心真意存而生氣出也今人不如古人正坐知有言之聲不知有心之聲

商邱侯公子四憶堂集任弟生日作云令弟今年二十餘風流正復陸機初還吳不可稱公子入洛祇宜駕犢車酒債若貧

從婦釀瓜田一畔卽吾廬華亭鶴唳因戎馬細憶全生在散  
檣通首純以陸機生情一氣卷舒深情無限是可誦也惟篇  
首用令弟二字徐公肅注云杜甫稱其弟皆曰令弟今集中  
令弟尙爲蒼水使諸篇是也愚按稱人曰令自稱曰家俗所  
常用古人往往不拘如謝靈運酬弟惠連句末路值令弟開  
顏披心胸已在杜甫之前謝安石謂王獻之曰君書何如家  
尊家尊指其父羲之是又以家字爲稱人之詞矣

順德溫謙山舍人

汝能

曰元遺山詩云萬古騷人嘔肺肝乾坤

清氣得來難詩之貴清固矣然綺麗雄奇亦不害爲清譬之  
神仙宮闕雖金銀珠貝光怪陸離何嘗有一點塵埃汗其靈  
境時士不明其理祇以潦盡潭寒相矜尙可謂陋矣又曰時  
流稿本開卷卽天門開君馬黃等樂府數百首彪炳喬皇不

肯作一語落晉魏人後菽園按此卽袁隨園先生所譏爲暴富兒張金飾屏風于大門之外者也究之意興索然神明不屬連篇累牘鸛煩可厭右語二則見所刻粵東詩海例言可謂不與俗浮沉者矣

夏初有日本人永井登石

完人

自臺灣新竹辦務署以詩寄余

星洲請正略言在臺見天南報徵詩啟故有是舉余諒其誠就來詩錄七絕二首題載夢日乘云對鏡弄花花欲語臨流迎月月還來人棲眾妙大天地到處月明花正開詠臺灣生番人云巢窟猶存太古風四千年未破鴻濛從禽樂酒渾閒事先得人頭第一功旋報以丁酉刻本拙著三種君答詩云遠搜著作九州來生面如公此日開解得乾坤清字訣庸脂俗粉一時迴詩跋且有曠世恩師之譽太長不及錄自愧虛名浪傳海國默數年來交好雖不乏愛我之深然皆旣晤以

後而然其未見而傾倒於數千里外者亦惟鄉邦之同志爲然未有迹阻東南國分統屬而亦聞聲思影志切神交如我永井氏其人此中殆有佛說因緣者在耶

順德龍山邱園主人語人曰誥桐得掛名五百石洞天揮麈中使後世知有某某如汪倫之於太白秦叟之於樂天不亦快哉而東莞詩人梁育才寄余書則曰是蓋聞名若古人而生幸同時者二君皆以逾恒矜寵藻飾軀材此不過如龐士元稱引人材喜過其實耳不意嘉應張藥秋番禺潘老劍兩山人集亦爲獎借頻頻也余其何克當此潘云近聞閩中邱孝廉煒葵編輯詩話多採亡婦佩瓊居士遺作沉吟終夜感觸於懷因爲詩以告亡婦曰寒閨斷句愧雕鏤繡入弓衣字字妍舊有離憂同弔屈

自注婦有讀離騷絕句

得傳名姓比生天別裁集

付尙書錄都講詩從太史編午夜焚香親告奠玉臺遺稿對  
悽然張云道出星洲晤寓公邱菽原先生以拙稿求正并蒙  
惠賜所著書多種率此賦謝曰星洲一水淨涵空想像丰裁  
到寓公經世才華春在手照人肝膽月當中才同散植憑誰  
識交到忘形信可風我本古梅州倦客敢將俚句質逋翁原注  
言又號南讀遍雲章到夜分隆名久當古人間梅知幾世修  
涇述客來福原注閩清徐茂才亮銓贈君句小樓一夜拜詩人笛記  
見說梅花是故身蓋君生時有夢梅之祥云云新詞競出羣  
原注大箸壬辰冬興黃序君生十當代有人推  
五年曾賦玉笛詩爲同人激賞大雅橫流誰與挽狂氛騷壇廣築高千尺可許勞人領一軍  
比而志之夫亦可爲吾勸學之箴歟

綸亭許君旣以西法攝影爲余作星洲選詩圖一時名滿島外  
潮人蔡秋漁舊爲英習照像師凡島上營壘扼塞園囿名勝

多經其手俸滿告退英署錄其勞例得長俸息於家者且數  
年矣至是聞許君事收拾簞篋因吾徒而請謁姑試之藝須  
斯而成一爲獨坐圖一與繼室陸孺人品香圖光陰中矩如  
水月之涵清不覺叫絕秋漁復出舊拍各圖譜相示中有西  
女十餘幅尤得態濃意遠之妙余擬之德人藍君末差可抗  
手餘子皆捧篋以隨君後者也藍末固星洲售技家昔嘗供  
泰暹羅柔佛兩國君主蒙賜勳章遇所拍佳圖必以兩國勳  
章鈐於圖次蓋西例也同時爲余作絳帳侍書圖羅侍史鴈  
翎易御西國閩人燕服立於坐次含睇宜笑花草精神見者  
且疑爲其古畫之副本云

西法照像本光學之一端故以鏡筒明淨爲第一義而其藥水  
等料間復參以化學藥水皆藥房製就只須依法用之便能

無悞舊用濕片非略通化學者不能調和藥水近十年來盛行乾片雖不諳化學人購得格致局傅君蘭雅譯編一卷半日可通矣惟同此不諳化學之照像家其稍通光學之意者又未嘗不遠出乎眾誠以拍照之時其光陰界限無一不關乎光學也華人業此藉代寫真爲糊口計聞西人始攷此藝意又有在今日一切地圖多託之爲稿本焉隨在莫非學問卽照像何獨不然

自有照像向之徒託神交者今皆爲其快覩如蘇州高太癡

神

順德邱仲遲

誥桐

河陽劉彤軒

鴻藻

日本永井贇石

完久

之

於鄙人是已四君居不一地出處不一時其去鄙人東南水道各七千餘里平素井里遙隔慶弔不通太庭仲遲以讀余詩而訂交彤軒以蘭史記項而訂交贇石以見徵啟而訂交

咸自近兩年來始以尺一通曲實未嘗得一日之良覲也余  
猥坐廢抗塵走俗於海外窮島之間未知何日方賦歸來獲  
從四君裙屐後而四君念余寡合爭以小影遠投若出一致  
屋梁落月顏色可親秋水兼葭伊人宛在其遂可慰余之相  
思乎故類誌之

小影贈投求我友生在西人固視為通例我  
華士夫留圖珍重先輩紀載亦間見之要為

寫真非照像也余命許綸亭拍選詩圖贈人雖  
屬效顰西例然四君已先得我心之所同然也

舊藏同安呂西村先生各體書真蹟三十七開久欲上石而乏

好手光緒癸巳

恩科省試來福州見福州人陳壽伯

名宗烈別

號七十一  
廿九老人

鐵筆印章秀潤圓雋似得曼翁家學屬作石章大

小二百餘方多有可存因出呂氏真蹟示之箋繭厚色猩紅

文悉作泥金書行間密如珠串壽伯畏難不敢奏刀而罷比

年遊歷攜歷行篋迄無遇許綸亭

鈞

喜摹各體書并樂治石



乃以謀之綸亭終謝不能粵人溫耀堂

慈章

謂以照像法拍

印泥金書當現白色其紅箋則作黑色直如墨搨石刻本遂  
抽真草篆隸四開使試幸如其指字體且可拓大視原蹟神  
采不差累黍亦一快事餘存三十三開暇日當携之滬影拓  
足成完璧以行世焉

呂西村先生手撫千碑評隲允愜著有愛吾廬題跋行世

菽園按其

跋鍾太傅薦季直表足證史書之誤尤爲  
未經人道余已節輯入菽園贅談卷一中

尤深小學說文所  
著古今文字通釋愛吾廬筆記兩種識者謂賅博不歉桂未

谷先生而精核過之歿後始得其徒臺灣林時甫星使

維源

貲刊故最晚出近日惟晉江陳鐵香太史

際仁

能傳其學然

書法不工去先生遠矣先生嘗妙鐵筆而不肯輕爲人作友

輩得其指授如邑子林研香上舍

必瑞

龍溪楊止庭嵯尹

鳳

來  
皆以技名當時

西村先生題春江載酒圖詩云葡萄美酒木蘭舟日日江頭事  
勝遊人世風波都不管且浮綠螳且盟鷗可想其襟懷風致  
平生詩不多作此作之外吾見亦罕殆亦子以翼者去其角  
之意

長樂邱萃孫進士

炳萱

乙未補

殿後以卽用縣掣省浙江需

次擁擠頗以爲苦題畫山水答余云羣山潑黛水拖藍樹木  
陰中屋兩三客子欲歸歸未得櫓聲搖夢到江南嘉應黎香  
孫謹尹經連年籌賑滯迹島外或以金陵行看子屬題亦云  
千峰浮黛水拖藍春樹籠雲屋兩三如此溪山勝圖畫令人  
那不憶江南全首詞意與萃孫不謀而合其實不知有萃孫  
作也

同學林澤農明經以所自作墨梅四軸寄余星洲案上適有嘉

應張藥秋

漢祥

行卷因各摘集中語爲之補白未開云凍夢

久含春醞釀芳心獨抱骨清奇初開云斜倚竹籬烟護影寒  
衝江店雪胎香半開云笛吹午夜春微度鶴警三更凍欲消  
盛開云冷逼芳魂迷紙帳暖扶清夢到瑤臺郵示澤農當亦  
詫爲萬里佳緣也

嘉應李雲巢參軍

煥

潮州竹枝詞四首之一云茴香髻子簇宮

鴉抱得琵琶面半遮夜半月高絃索急催開頭上素馨花饒  
有風調

光緒壬辰爲余生之十又九年溯自戊子歲春侍 先府君勤

植公返閩至是凡三應童試矣其前兩試一薦一黜愛我者  
重惜我狂謂宜少斂余時雖未能納其言心未嘗不知感而

邱某狂名亦於時爲著里中人有因狂而識我者龍溪吳南

卿觀察丈

臨薰

王觀洛廣文丈

國顯

漳浦邱澤洙明經丈

道

鄒也有因狂而交我者詔安馬瑞書大令

兆麟

謝又新大令

錫銘

平和方泳莽廣文

之舟

漳浦唐冀廷明經

堦

龍溪楊少

庭明經

廷榜

也其有龍溪曾氏昆仲渭兆舍人

宗璜

荔史孝

廉

宗蔡

墨農文學

宗藻

之三子者又昵余之狂而相賞卻在

乎狂之外者也忽忽殆將十年每一念及猶依依如昨日事

而風流雲散地北天南文酒墜歡已渺不可續荔史多藝多

才金石刻畫絲竹琴碁若有宿授最先天折年僅三十一其

婦鄭氏爲雲麓都轉

開禧

女孫竟以身殉烈哉

菽園贅談載其事

觀

洛老成練達爲時所推纔過下壽便赴修文今墓有宿艸矣

渭兆秋闈五薦不遇名心之淡如下瀨舟近日受檄濬河講

求農藝此舉若成誠爲桑梓造福墨農事兄若師詞章時務不蹈空疏其志可畏澤洙在外授徒將二十年歸日猶無田

可畊爲學務博記性過人至老不衰嘗與余賭背四史

史記前後

漢書三國志

列傳脫口貫珠旁有學究幾訝爲誦場中制舉文也

又新今年以拔萃貢成均

廷試高等授黔中令素與余爲

昆仲交予丙申居詔安度歲恒日日相見覩其志殊不能爲

五斗折腰者南卿在漳郡中資望極深如魯靈光殿嗣人亦

多繼起瑞書工書畫制藝乃其餘事

菽園贅談詔安書畫家紀聞一則敘述甚詳

潮州澄海人迎主講席桃李滿城若爲君詠冀廷辛卯省試

醉宿倡家次場遲不得入及領落卷始知闈中首場藝已定

魁選且發刊矣懊恨萬狀友人嘗戲改下第江南第一人句

爲下第閩南第一人云詠葬少庭均喜吟詠惟久不得兩君

書未知近狀如何就中少庭爲年最少錯落記之殆作菽園之懷人詩觀

方泳菴廣文

之舟

一號半帆又號江帆詩主性靈日道隨園不

去口嘗及福州劉贊軒先生

勳

門贊軒家省垣授徒甚盛門

下士得甲乙科者殆難指數所居號窺竹精舍壇坫風流頗

極其勝一時鄉先達如林歐齋先生

壽圖

謝枚如先生

章鏐

梁禮堂先生

鳴謙

多與朋會泳菴追隨其際親承緒論亦一

快也嘗欲偕余往見不果癸巳

恩科攜余闡藝代質先生

問極許可後竟見放殊負愛我先生書法不工然爲人書寫

每錄近作以故愛先生詩者恒假纖素往供揮洒泳菴爲余

乞得數章惜余不善收藏今皆忘卻至泳菴別有贈余之七

律四章亦僅記得隨園今在海門東七字

菽園按海門爲澄夏交界處屹立水

中與圭與對拱實漳泉兩府十二縣門戶也余過此曾賦絕句云漳泉中斷此山尊海上潮來氣吐吞十二巖城歸控制東南天塹一重門此離朋友標榜自屬過實而菽園其時正落魄無

似君竟以平生所甚愛慕之人或冀其友他日之踵企焉不可謂非期我之厚者矣

江弢叔曰文章之道與天地氣運俱新詩爲有韻之文本人心之動而趨於新也尤速自漢魏不能爲三百篇猶六朝之不能爲漢魏與唐人不能爲六朝也詩至唐人而篇體大備菁華已盡洩後人蔑以尙矣然而宋之蘇黃未嘗爲唐詩也唐之後有蘇黃後人更難出其外矣然而南渡之楊誠齋陸放翁以逮金之元遺山元之虞道園卒未嘗爲蘇黃園者何也數君子以其天姿之高深觀乎古今文字之通而有會乎學問之源博求而約取深思而撻得汨汨乎發其中之所有不

求與古人異而自不能以強同焉耳故自其異者觀之不獨蘇黃非唐詩蘇與黃并不相襲不獨楊陸非蘇黃之詩楊與陸亦并出而不相掩降而讀遺山道園之作亦若前無蘇黃楊陸者蓋此數百年中詩與天地氣運俱新特數君子有以得之爾自明之高青邱學而不自成前後七子者作益不究觀乎古今文字之通畫時代而狹取之五言非漢魏必王孟近體必盛唐七言古風必高岑王李甚至人取數篇以爲之的選本出而僞詩作句準而字倣之合萬喙爲一聲張甲李乙之名可互易也總而譬之如小兒學語焉如英武猩猩爲人言焉如易市人之衣冠而漢唐之焉如優伶登場之喜怒不出於已而強爲焉如刻木爲偶人牽以動而無生氣焉而後生承學之士目不見古詩之全樂其說之可以欺時而掩



陋且速成也

按長沙王益吾祭酒先謙續古文詞類纂凡例有云宗派之說起於鄉曲競名者之心而淺

學者據以自便有所作不合於軌乃謂吾文派別焉耳與右論皆切中近人之病

夫且迷失其心志

以爲所謂詩者當如是如是而并不敢不如是謬種之傳迄今五百年而轉盛焉嗚呼是尙得謂之有詩乎哉愚按弢叔名湜江南長洲諸生咸同間幕遊於閩後宦杭爲卑官吾鄉先輩多與往還其軼時見海天琴思錄各種此論蓋因序江西宜黃符雪樵大令

兆麟

之集而發余喜其有可藥時者故

節錄數行

符大令道光壬辰舉人官吾閩爲知縣生性通脫爲事繫獄事解不復求仕徜徉閩省同治甲子卒年七十著有卓峰艸堂詩鈔續鈔凡二千餘首附文雜說各數十首其雜說中有說理新穎者摘而存之得十首如下○儒生俗吏不識時務動

輒大言謂天下事無足爲我難者一旦著手叢脞百出鼎折  
餽覆隨之矣而弊之尤甚莫如今之作斯文者動欲語語有  
關係夫關係豈僅語言文字之末哉而況言不由衷獵取緒  
綸以欺世盜名此正是殷深源王夷甫一輩人所爲成得何  
事相率而爲僞耳往者周公作詩不必句句關係乃揚雄法  
言妄敢擬經謂真僞果無辨也夫誰欺○人之相交道義也  
非意氣也然知有意氣尙有性情而所謂當面輸心背面笑  
者斷斷不忍爲此態至意氣俱無則勢利而已矣勢利之交  
豈交也哉○時文之弊至今日而極百無一真焉人情之弊  
至今日而極百無一真焉夫時文之不真由欲竊科名人情  
之不真由欲習世故至於作詩無科名之縛束無世故之周  
旋亦幾幾乎百無一真焉是可歎也○阮嗣宗於尋常人多

白眼由憤俗太深然生平不輕臧否人物又何憤也狂而憤此其所以免與○呵壁問天拔劍斫地此豪士之襟期也解裘質庫脫帽看詩此雅人之興致也被褐懷玉揮鋤忘金此正人之氣概也藍橋乞漿漢皋贈佩此名士之風流也得其一可以免俗兼之則更善矣○垓下之歌慷慨激昂真乃英雄末路一字一淚與慶卿易水並絕千古若漢高之歌大風不過作態耳真氣不存焉○文君當壚相如滌器以雅人爲俗事石崇持鐵如意王衍捉玉柄麈尾以俗人弄雅物何曾日食萬錢不如陶泉明之歸田乞食也庾亮玩月倚牀不如郭林宗之避雨折巾也○元之流品儒與丐並今則幾幾乎官與丐並矣或曰官卽丐也其然乎○火不言而人知其熱冰不言而人知其寒實有是也喋喋胡爲哉○有耕而不穫

者未有不耕而穫者也有掘井深而不得泉者未有掘井不  
深而得泉者也故君子無貪心無倖心而盡其在我○其友  
祝蓮旭上銓附跋云雪樵志屈遇窮既以其憂憤抑塞者見  
之詩而詩限格法有不得盡騁其意者故復借是說以達之  
或純或駁或莊或諧有觸輒書辭無詮次雪樵讀書數十年  
固嘗上下今古矣又衣食奔走足跡半天下雖所言僅發於  
一時而參驗物情窮究事理閱歷不謂不深蓄積不謂不厚  
據此則大令之爲人亦可見矣

卓峰草堂五七律對句間參唐賢成句殆如已出食古能化彈  
丸脫手其長處卽在此然熟流於滑每爲偷學鶴聲者藉口  
其短處又未始不在此愚謂須有魏武霸才方可役三百篇  
如家人後之學卓峰者欲爲近酒肉之頭陀須先學吞針之

五百石洞天攝塵卷八  
鳩摩羅什

題有礙於正意必須假罕譬出之者如卓峰雜說附存紙鳶四  
絕云掌中放出影翩翩九萬鵬程欲比肩休說飛騰真絕迹  
縱高還是被人牽仰天拍手笑兒童一綫分明路可通卻恐  
好風吹又息泥塗墮落亦匆匆須知骨相原輕薄豐滿何曾  
到羽毛暫下人間有仙鶴閒眠懶與爾爭高當年紙貴豈無  
因曾是鳶肩火色人低首且分雞鶩食吹噓誰送出風塵

試帖陋派不可入詩作五律者往往易犯作詠物題之五律尤  
甚豈知仙凡相判本不容混符雪樵先生秋詠十二律不卽  
不離允推寫生妙手彼腸肥腦滿者所宜奉爲換骨金丹秋  
花云豈與春無分當春竟不開美人每遲暮秋土足悲哀楚  
楚酣風露亭亭出艸萊竟刪時艷盡知未負栽培

叔園按一起抱負可

想又確是花 秋艸云竟爾魂難返華年逝水同冰霜摧破塚花柳

暗離宮暮色初明曉寒聲尙戰風有人心不死青眼對飄蓬

菽園按起沉鬱結適舊 秋月云露草警題牆關榆夜隕霜不堪照離別

何苦到沙場思婦今無夢征人盡望鄉一聲何處笛親切怨

宵長 菽園按中四句真追魂攝魄之筆 秋風云落到關前葉天涯樹又寒窮

邊萬馬立大野一鷹盤脣角胡兒壯衣裳戍客單幕砧敲不

斷送響出長安 菽園按四面取神詞旨腴健 秋雨云荷碎蕉仍敗寒生響

更頻偏驚到家夢久阻寄書人樹色深三徑雲陰落四鄰且

須尋酒伴料理苦吟身 菽園按第三句必不能移到春雨深於詩理者知之 秋雲云霖

雨知無用閒身去住輕幾番悲世事萬古見人情紫塞秋如

夢銀河夜有聲望中親舍遠不覺淚縱橫 菽園按通禮悲渾 秋山云

草木巖巖瘦雲烟寺寺寒尋鐘來老衲挂笏有閒官月上孤

猿叫天空獨鶴盤蓬萊青斷處海水自波瀾菽園按亦秋水自不俗

云百感動茫茫塵心洗未遑半生在舟楫萬古此河梁碧已

消春艸紅猶帶夕陽別愁與鄉思流出一何長菽園按第四句卓爾不羣

秋樹云未信老巖阿其如匠石何古心自盤鬱生意漸婆娑

雨露栽培久風霜閱歷多抱奇終獨立攀附謝藤蘿菽園按

兀第四句寫秋字神理自足又按拙作古樹題中二句云葛藤能斬斷依傍一空諸今讀卓峰秋樹結二句轉詫爲閤合

孫吳秋苔云眼底依然綠榮枯事莫論雨涼侵破閣烟淡鎖

頽垣溪石何年迹宮門舊日恩遺翹間拾得不覺暗銷魂菽園

按恩韻雋秋窗云薜荔全消綠芭蕉半減青疎燈涼自剪細

雨靜堪聽久謝高門履猶存陋室銘拋書堪一笑乾到案頭

螢菽園按秋燈云蟋蟀響階除貧家有故居一寒仍若此餘

味果何如婉轉千絲織嗟蛇幾卷書未知有何喜花忽照蓬

廬

菽園按  
流動

雪樵先生復有寒詠十二律視前錄秋詠十二律異曲同工合  
附錄之以見才大如海者毋不從心細如髮來也古云無窮  
出清新惟其清新所以不窮寒蝶云衣粉全消盡寒生一夢  
中風流今若此色相本來空秋草有情碧晚花無力紅返魂  
香再熱重問蕊珠宮

菽園按雪碗冰  
瓠方斯俊潔

寒蛩云莫謂寒號慣從

來秋可悲江山餘半壁風雨掩孤幃澀到草間語清於花下

詩一衾如紙薄淒絕不眠時

菽園按一聯一語唐人得之  
皆可名世不必多誇鶴聲也寒

鴉云蒼涼天似墨蕭瑟樹無陰蹙蹙歸飛翼哀哀返哺心客

帆秋水漲紆屋夕陽沉畢竟家山好閉門爐火深

菽園按畫  
亦畫不出

寒鴈云本自羽毛短眾雛衣不完蘆花飛斷岸楓葉下前灘

雨雪離羣久江湖戢影難鵲鵲爾何物早占一枝安

菽園按  
是人



物有人 寒菜云門掩小園香花穿瘦蝶黃一畦過疎雨半畝

有物 賸斜陽生事長饒託光陰短褐忙不辭手足凍甘苦要親嘗

菽園按秀 寒樹云剪葉衣仍補穿林酒漫攜夕陽閃鴉背殘

骨天成 月伴雞棲閱歷亦已久榮枯何可齊將軍偏跋屨獵火照山

谿菽園按愈 寒艸云拔心曾不死辛苦念春暉前路關河隔

谿古愈覽 滿天霜雪飛騁駟不堪老狐兔爾何肥臥雪吾廬在出山心

事違菽園按落落大方蓋 寒蘚云暮景閉門深荒居少客尋

已數經經營慘淡矣 廊虛添雨氣石古抱冬心生趣何嘗減塵埃休見侵冷冷過

皆水寫入斷紋琴菽園按諸詩無一呆寫題 寒笛云如此關

面者此作尤得題神之蘊 心夜鄉心未肯平霜威出塞早月色上樓明親見梅花落怪

他楊柳生碧空飛不度響雜亂鴻聲菽園按一起高唱入雲

連嶠捫 寒鐘云遠與霜天動聲從何處尋雲回山徑盡雪擁

之有枝

寺門深一覺出塵夢十年煨芋心定中喧更寂殘葉下空林

菽園按一結正言詩境勿漫作禪家說傷觀寒砧云燕山雪早飛冷到幾人衣寒

外音仍斷閨中力亦微朔風生陋巷殘月下空幃時掃門前

葉征夫萬一歸菽園按詠砧詩結到歸字其用筆純乎不測寒角云墜盡征人淚

鳴鳴向晚多半樓霽霜雪萬里動星河曾出丁零塞疑聞敕

勒歌紅燒幕中燭美酒夜如何菽園按高壯渾成

侯官李香華貳尹家瑞停雲閣詩語云符雪樵先生罷官後杜

門謝客箸書自娛其閩山樵唱及夢梨雲館詩文偶存兩卷

憤時嫉俗有託而言想見坡公嬉笑怒罵時也菽園按此二種余未之見

卽今所見之卓峰詩鈔亦非完帙嘗抱沉疴自恐不起作生輓聯云以青蠅

爲弔客騎白鶴返故鄉菽園按此二句先生後又續成律詩一首云縱然一死亦尋常不與皇

朝備國殤直以青蠅爲弔客蠅隨白鶴返江鄉祠堂自愛松風古邱隴誰爭麥飯香吐出心肝埋不得卻將詩感後人腸

時髮逆方陷江西先生已無家  
可歸故其辭視初作亦少變 圖書死便埋我人稱其達又

閩縣劉炯甫大令 存仁 岷雲樓詩語云曩與陳少香符雪樵

酬倡極歡陳固老健而大令尤清適嘗記其見寄春感句云

貰酒不來還好客讀書已懶況爲官

菽園按卓峰詩鈔凡遇寫酒字必有加倍精神

固不止此一處也又按此等兩層句法在先生集中爲僅見

可想其瀟灑不羈之風致矣

雪樵全集均經叟叔編定而後付刊其序雪樵詩獨許爲蘇黃

楊陸遺山道園之亞而超出乎有明至今五百年之作他日

叟叔自刻全集雪樵亦爲題云萬種愁深聊自寫千秋事重

與誰期雖其言或皆不免過當而識者有以知二人之交聲

矣余嘗求家仲閑詩不得因援江黃之說動之卽蒙其鈔寄

一帙來

余已略輯入此編尙須重爲校刊

是仲閑固許予之爲叟叔也仲閑

行誼甚著名滿天下不止以詩鳴其詩蒼涼沉鬱視雪樵又

別開一面目若余之才則去叟叔遠甚縱亦有言其何能爲  
我仲閏重蓋余懸知仲闕之詩一出世必遇叟叔其人爲之  
論定所以急謀代佈而弗辭也

余未得江叟叔集讀之乃於近人撰述海天琴思錄停雲閣詩  
話附見一二而已詩有真趣不爲繩約旅情家書二首太長  
不能錄錄其短章除夕戲作云庭角無梅座不春門扉雖闔  
豈遮貧晚來雪屐鳴深巷半是吾家索債人有人來算屋租  
錢小住三間月二千使屋如船撐得動避喧應到太湖邊

初未得卓峰詩鈔僅見先生酬錢塘施可齋秀才

鴻保

七律四

首於閩雜記卷端而花月痕說部亦載有先生題詞七律二  
首銘鑄唐宋氣骨高邁心焉好之迨後友人以原刻詩鈔見  
貽卷帙雖缺有間而昔之取備一轡今已快讀千首未始非

眼福之奢者前見五章并得如漁父之再入桃源蘇子之重  
遊赤壁其題花月痕作尤情韻不匱未能釋之于懷惟已易  
題無題二字詩云倚欄同看白芙蓉想煞風流放誕初犀作  
靈心翻誤汝蝶尋殘夢轉愁子徒勞越客千絲網多感蕭娘  
一紙書秦樹嵩雲空夕照索居誰問病相如紅板橋南白板  
門沉沉風雨幾黃昏直從隔世疑情事安得長河注淚痕滿  
地落花來少女極天芳草阻王孫當初枉費明珠贈惆悵他  
生更莫論花月痕一書亦是詞賦好手晚近小說殆無其比  
正少不得先生此詩爲之弁簡

紅是相思綠是愁番禹潘蘭史典簿

飛聲

元配南海梁佩瓊

霽

遺句也余已爲輯錄於前嗣得寶山蔣劍人獻古堂詩集附  
注其配支氏機卽所稱靈石內史者亦有紅繡相思綠繡愁

七字而芬陀利室詞集題序則又述支氏嘗學倚聲得金鑄

相思玉琢愁句前後文心同一機杼出自一人固不足爲奇

要奇其掩映生輝者之不相謀而適相合耳

或云嘉慶進士史梧岡所著西

青散記小說已先有紅是相思緣是愁一語果爾何慧

心人之心心相印耶抑此等天籟不必強調而自來耶梁佩瓊孺人飛素閣遺詩古體尤多佳什遠出其近體之上五

言如別曲云昨夜曲闌春飛花映人面明月入蘭閨輕颺撲

綃扇阿姊歸鵲湖平明設離讌迢迢江上波目極雙飛燕夢

從姊佩湘云神女玉卮娘偶然歸碧城隔窗見冰骨婀娜猶

不勝濯魄玉蟾蜍撲影金蜻蜓此地絕塵壒得非遊玉京姊

妹本同心欲語難盡情擬逐秦娥鳳莫叩琳宮扁惟有青鸞

思飛上瓊臺層銀漢冷皓月繡戶明秋星樓燈度寒碧枕畔

風泠泠

菽園按慧業文人多闕宿授卽才女前身定亦珠梁幾生修到玩此一作豈尙是九天以下人語耶

泛月云登艫此清夜涼風來隨舟素練澄方鋪銀雲平不流

結想叢桂樹相思蘭杜洲橋梁記夙夢烟水招重遊秋華自

可愛境峭難久留渺渺鴛鴦浦迴歌生遠愁

菽園按與別曲一首同一綽約

神南墅夜步云汀洲吹夕蘋喬松落秋色蕭蕭修竹間螢火

出深碧不見泊漁舟何處聞長笛且叩蘿門扇焚香坐筠席

菽園按只用得何處聞長笛一句通體俱不平直矣正如英石綯透瘦兼擅其勝

七言如瓊樓曲云

瓊樓下瞰春茫茫花枝入簾明月香雁柱七絃素心遠蛾眉

一尺春山長寶鏡瑤釵笑幽獨夜深不放鴛鴦宿花魂知弱

怯東風悄掩瑤窗呼小玉月夜蘭史偕遊海山仙館看荷云

跳珠雨過鳬鷺濕權邊高掛青油笠笛呼明月出橋來門障

荷花刺船入湖心亭子風蕭蕭盪漾綠雲紅影消三更畫舫

穿花壁只揀水香多處搖

菽園按二詩皆用明月皆成絕調誰人不知道是學昌谷須看他淡

蕩有生氣花田晚眺云遠渚歸帆貼空冷萬松鐘落鴉巢頂東方

月出秋山高岸柳垂垂見疏影鈎絲微過一絲烟鯉魚風吹涼滿船兼葭蒼蒼不知處一片綠陰浸來路

菽園按清泉符子琴大令翁曾

書此詩於扇稱其一片清冷非他人所有思則謂仍不及前二首之靈警也

同年如皋冒鶴亭孝廉

廣生

爲水繪園辟疆公子後人家多藏

書尤喜著述長才盛年兩不可及聞所輯鶴亭詩話論梁飛素詩有云綺麗纏綿出自六朝初唐間宋以後不參一筆也遺稿雖經蘭史手定然其幽艷清新豈蘭史所能過耶欣賞之情迥逾恒格余嘗因其語以求飛素之詩見其造語菁葱如湘花瑤瑟蘭史集中除去感時託興諸作還須讓一頭地則境與學限之也天分之高已可概見至若唐宋界限原可不必強分作者當日既無抱唐自隘之心後之論者亦何必



抑宋爲高哉

佩瓊題蘭史詩艸云文采佳人擅

菽園按蘇氏嘗以佳人稱干寶滔此亦云然自負可想

言下筆輕琴心笑穠冶劍氣倚縱橫愛國同工部陳書切賈  
生牛衣休下淚戒旦正鷄鳴而劍人稱靈石校其詩集亦曰  
君詩英雄氣兒女情盡之矣世鮮知音奈何與佩瓊此詩一  
若同出一口劍人乃爲詩自解曰畫角清霜塞雁橫銀燈艷  
曲細調笙文章憂患餘生事絲竹中年以後情志士不忘在  
溝壑狂名何意動公卿憑君莫下牛衣淚挂壁龍泉夜有聲  
靈石集名丁東花閣詩鈔惜無從得見惟劍人集附見贈行  
一首云瘦綠垂楊柳絲絲又送行人間重科第夫壻最才名  
影寄天邊月心隨白下城蘭舟望容與臨發若爲情其綺麗  
雋逸亦自不歉劍人也

佩瓊遺艸寥寥見議論處甚少其讀離騷兩絕有足多者固非  
諸古體所能掩也詩云陳辭敷衽太忉忉天問翻憐九辯勞  
千古蛾眉招眾嫉美人心事易離騷鵲鵲鳴時失眾芳嬋媛  
猶稱芰荷裳春蘭秋菊傷零落欲補梅花殿楚香菽園贅談  
蘭蕙說之一篇中嘗惜梅花不入楚騷今得此詩獲實我心  
冒鶴亭尤喜誦之曾用其語贈蘭史曰名士文章成覆瓿美  
人心事易離騷

無論作何種文字必有一番興會興會既好而間架自立易一  
時焉則不同矣是故興會未至強爲引之不得興會既至強  
爲遏之尤不可耳菽園少學作文恒當哺而吐或中夜數起  
至不敢蒙被臥旁觀笑之不自知也誠以稍縱卽逝事有甚  
於追亡此中甘苦願與解人共領之

一時有一時之興會故補作不如卽事卽事不如腹稿與口號  
爲其真而漸近自然耳今日有今日之興會明日有明日之  
興會今日所就暫勿示人明日復得取以自勘或置彼而錄  
此或遷後而就前得失寸心又須別有權衡於其際也

小桑園詩艸過柳門云官柳籠烟畫不成雨花搖落太無情行  
人指點陽關路誰與殷勤唱渭城又將返楚北友人攜酒餞  
行城外句故人好似長亭柳一路青青送出城兩用柳典故  
見風致村店題壁云老屋三間護薜蘿到門惟見野雲多也  
知村酒難爲醉其奈蕭蕭落葉何憶邗江云曾栽新柳邗江  
岸一別邗江五度春遙憶平山堂外路不知攀折又何人湘  
中懷鄧華谿云之子渺天末望遠心如何掛席千里外隨流  
漾綠波夜長不成寐擊楫欲高歌感斯流水意洗余離恨多

離家云辭家千里外回首隔蒼烟小艇綠楊裏故園紅日邊  
閒雲如我懶明月向人圓此夜涼如水離思載一船餘句如  
請看今夜月還照古時樓明月入我懷涼風上高柳梅花自  
落仙人笛鷓鴣誰招處士魂修竹萬竿名士宅奇書滿架古  
人編洗盡機心盟白水久無好夢到黃梁三徑修篁啼好鳥  
半簾秋水住幽人他鄉最怕逢今夕月自團圓客自孤迴思  
往事都如夢不及窗前月色明俱楚楚者憶邗江一首全用  
比體自不嫌太露沔陽劉彤軒司馬鴻藻著

光緒十三年丁亥七月王錦堂軍門

榮和

余元眉都轉瑞奉粵

督南皮張香濤尙書

之洞

奏派南洋遊歷由英荷各屬地而

暹羅孟喀安南西貢小呂宋孟尼拿凡兩載而遊畢王爲檳  
榔與土著頗熟西語髮逆之亂投效水師以克復金陵積功

至顯職其於謬述一道自屬門外漢余爲粵之新甯縣人雖  
由科目而懽於西事其遊星洲也同因公出而並不同寓王  
善士著余暱粵人意氣之間若不相謀愚時猶髦從先府  
君後得見二君每以未獲暢聆高談爲歉意二君行篋中必  
有遊記會須遲之後出者久乃寂然僅見合詞返報粵督書  
稿惜限於程式語多未詳殊爲恨事近日沔陽劉君彤軒以  
小桑園詩艸寄愚并儷以南瀛日記一帙始知君前者實與  
余都轉偕行南瀛之記幕中草也紀載雖不免簡略要自是  
詞人本色亦惟有此一記方以補王余二君之闕如耳

或曰張尙書派員遊歷意注知南洋之商務其各島中不乏商  
家豪傑未聞王余二君返報大府同升諸公而收指臂之效  
者卽如署星洲領事大埔張弼士觀察

振勳

署檳城領事嘉

應謝夢池太守榮光亦皆俟其自奮於功名之路而非由大

府之特拔他若海澄陳金鐘反爲外人所用暹羅侯爵駐星領事官豈

不可惜愚按二君雖未有請獎商家明文然報書極言領事

不可不設英屬而外尤宜措注其計慮不爲無見惜各與國

多以不便爲辭遂令二君空言不用虛負此遊也

康熙朝桐城方望溪侍郎苞以古文鳴於時殆後乾隆姚惜抱

太史鼐從而張大之以其術振起一世惜抱之徒方植之秀

才東樹姚碩甫廉訪瑩爲最著皆桐城人故學者稱古文必

歸桐城而其時能爲方姚家法者又實不盡桐城人卽與後

方姚同門共事姚惜抱太史之上元人管異之孝廉同梅伯

言郎中曾亮其所有作率能淵源師說矯厲末學故其時治

古文者復有桐城派之號方侍郎實不能詩姚太史雖極自

許其詩而終不敵其文之顯同門四子更無論已然吾聞梅  
郎中之論詩則尤有善焉者其序淑甫舒燾詩云凡詩閱一  
二字可意得其全句者非佳詩也文氣貴直而其體貴屈不  
直則無以達其機不屈則無以達其情千古秘鑰一語打破  
則信乎梅郎中之善說詩也

五經以降惟古文辭託體最尊蓋謂蓄道德者乃能文章耳是  
故文之工者且可因以見道而道之著於文則尤爲其顯而  
易見者云至茅鹿門始剏爲唐宋八家之說區時代門戶而  
甘爲束身歸命之行此自是明人習氣卽文如諸葛忠武侯  
陸宣公朱紫陽王文成公之醇粹適道亦不能與介甫穎濱  
輩爭一席之地也以余所見國朝人選本自以古文雅正  
爲至精

漳浦蔡世遠選

經史百家簡編次之

湘鄉曾國藩選

古文辭類纂又

次之惟較蔡曾所錄爲閎博桐城姚鼎選倘爲應制舉業計則古

文眉詮可學也金匱補起龍選或曰析義精言觀止諸刻如何余曰

不如仍從事于茅鹿門之八家

番禺石星巢孝廉炳樞郵刻本一帙眎余擷之乃其母父宜人

芙蓉館遺稿也卷首有陳蘭甫諸公弁言稱宜人爲江西知

縣山陰史藹亭明府致祥三女歸廣西同知石塢庭司馬永

康番禺縣志亦嘗箸錄稿凡三十七篇少作和易晚更渾成

送別七妹三律一氣揮灑語語真摯自屬可傳其姊妹成知

已相親二十年何堪歌折柳一旦悵離筵有淚祇同灑無言

倍黯然好隨夫壻去歸拜祖姑前其已是歲云暮况兼行路

難潮聲聞夢遠帆影瘴江寒鴈序傷遙別梅花竟獨看尺書

朝夕望早爲報平安其一權韓江去天涯痛可知病懷曾慰



我別恨轉憐伊分袂悲今日歸舟定幾時片言須記取莫便  
廢吟詩又哭兩姊一律云何事同摧折傷心欲問天親衰難  
慰藉兒幼最堪憐雁陣悲零落鵲啼淚染鮮夜臺應有伴相  
見認重泉其真摯亦不歉前也宜人名印玉字印玉

元宵題極難作太黏題必俗稍離題又不稱不似中秋詩之便  
於傳神隸事也前錄鐵嶺陳朗山孝廉

夏玉

七律編入卷三

中歎爲高唱然尙非專詠元宵今閱史印玉宜人稿有元宵  
五律云忍把良宵負清遊覽物華春星花萬戶燈月夜千家  
曉漏遲銀箭香塵逐繡車六街太平鼓原不禁喧嘩通體華  
貴想見昇平氣象家韻一聯尤屬高絕彼古人銀花鐵鎖之  
吟尙是未能免俗

每逢節序必有一詩隨題敷衍只取備數此等陋派詩家最忌

謂其類於月令粹編耳然節序之詩亦多因題之雅俗以爲工拙如中秋則雅元宵則俗重九則雅端午則俗中秋重九一人之集前後每凡數見元宵端午或竟始終不置一詞苟欲求備拙不勝巧毋甯不作之爲愈史印玉宜人詠端午結韻人生只忠孝荆楚俗休論此又意在筆先本題反爲所壓與他人之泛賦節物者又自不同因能如此之超卓南海戴少懷學使鴻苞讀芙蓉館遺詩題云最是感懷賦端午表揚曹孝與原忠蓋卽指此

史印玉宜人卽事云半窗花影日瞳瞳春困全荒刺繡工一卷新詞拋未得錯教人喚蠹書蟲繡幃吹入曉風尖篆爇爐烟透畫檐不爲歸來雙燕子留香猶自下重簾偷得餘閒便學書墨華香染碧羅裾臨池祇是耽清趣寫到黃庭總不如空

階點滴雨聲殘剪燭裁詩句未安夜半敲棋還聽雨一燈花落夜添寒謝芸史女士偶成云忍凍霜禽噤不鳴翛然獨坐悄無聲近來每得閒中趣不飲茶多思亦清綠窗紅日上遲回拂拭巾箱筆硯閑底事花間聞剝啄隔牆稚子送詩來得句遲疑未稱心悄無人處幾回吟小鬟不解低聲笑昨夜詩成誦到今想到當年百感生紅闌少小竊詩名而今欲擬梅

索枯腸苦未能亡室王孺人雜詩云衙齋鎮日下重簾一縷爐烟細細添最是關心慈母道朝來休更課詩嚴新將活火煮松蘿銼口成笙蟹眼波日嚼半甌留舌本體羸未敢飲茶多花原爛熳葉離披繡罷齊紈有所思顏色竟從全吐後精神翻遜半開時墨浮素紙臨書媚風入瑤琴譜韻長忙煞兒家心手事自閒自看自思量三人本同出宦裔故自

其少日卽已通詩禮門嘗按其所處境地王以早隕未竟所  
學謝則遇人不淑中更孤露至大歸其家設帳訓蒙以自度  
日史則相夫勛子皆獲令譽稍爲女子有才者吐氣是類而  
不類也數詩下筆用意儼若無一不同毋亦其性情之所寄  
有相近者耶是又不類而類也余故因其類者而類之如右  
亡室王孺人名玖小字玖官字璋捨居近東門嘗自號東門女士吾漳龍溪人遊戎王公玉瑛振宗長女煒燦附誌

日本永井登石

完久

之以舊作寄余也豫計夫鋟木之貲將置

郵矣而先以函告余乃大惑則曰禮也比聞近之徵詩者皆

然余諍而悟之今秋長沙人楊仲卿通守

書雯現充駐星總領事繙譯隨員

介所識袁姓以其叔母李太宜人澹香閣詩鈔刊本請余編

入詩語復將有所貲餽余引永井事而止隨留其本暇輒繙

摭詩多可傳有光拙輯多矣仲卿感余意因來見余其人溫

文爾雅性復通脫與之談中外政俗毋不委曲詳盡娓娓動聽是余之得於仲卿又不只以詩已爲之愉快者累日

湘陰自李石梧文恭公

星沅

道光乙未視學廣東與其配郭笙

愉夫人

潤玉

同刻梧笙合集分贈多士一時艷稱以爲江漢

實多才女而李太宜人卽文恭仲妹名星池字淑儀年十八歸長沙楊氏越七載而所天早喪舉遺腹子書鞭纔冠又歿終以嗣子書鞭貴誥封太宜人同治甲戌壽七十四卒從子

商農刺史

書霖

哀所遺稿得五十首號曰澹香閣詩鈔商農

卽仲卿通守兄也女兒二曰書蘭字晚香曰書蕙字紉仙皆太宜人出幼秉慈訓饒有母風晚香集名紅蕖吟館紉仙集名幽篁吟館並得合刻母集一門風雅於斯爲盛而其後復增二集仍嬪紅蕖幽篁之號惟各加一小字以別之則又太

宜人之外孫女而畹香紉仙之女子子也聞太宜人媳書鞭婦周氏襲芬亦有集惜余未見

澹香閣詩鈔檢先夫子遺稿慘賦云蛛絲鼠跡滿書幃檢點遺文淚暗揮最是傷心聽杜宇送春歸不送人歸俯仰低徊滿紙蕭瑟含毫邈然其思苦也又警句如春寒云雨聲繁小閣燈影淡重幃和笙愉嫂寄懷原韻云風雪歲云暮家山路幾程與諸兄妹玩月云萬里江山橫素練千家砧杵助清秋寄懷笙愉嫂云秋賦欲成心已醉鄉書未寫雁先知頗能以澹見好者

殘書貪看久不是懶梳妝澹香閣詠曉起句也曉起時確有此憨態無那嫩寒春睡足重衾偏戀夢依依芙蓉館詠春閨句也春閨人恰有此慵態一經慧心者明白拈出遂欲令讀者

失笑

李太宜人

星池

雨中作云春深庭院艸萋萋繞樹流鶯自在啼

夜雨不知花事了酴醿開徧小窗西其長女楊晚香

書蘭

枕

上作云一枕燈昏覺夜涼臥聽鈴鐸響迴廊宵分幾陣廉纖

雨催放庭花入夢香二詩何其淡蕩又晚香舟中作云烟波

渺渺帶雲流落日風寒古渡頭兩岸蘆花一聲雁併將秋意

入扁舟其妹紉仙

書蕙

舟夜云碧空如鏡接清秋人坐寒江

一葉舟收盡烟雲天在水倒懸星月入波流二詩何其壯闊

家學薰陶卽至筆調意境亦無不吻肖斯已奇已細按之則

復愈唱愈高一首強似一首晚唐句雛鳳清於老鳳聲得是

益信

長沙女士周襲芬本楊晚香小姑而卽歸晚香之弟策軒

書韻

爲室自傷早寡詩不輕作故其集不見惟附著畹香及級仙  
二人集中矜詞奪色互以清思與二書亦正工力悉敵畹香  
懷襲芬云修竹滿閒庭微風送清響欲撫綠綺琴久絕知音  
賞卿際淡烟浮花稍新月上對此不成眠悠悠結遐想襲芬  
和云松泉漱寒籟荷露滴殘響思我素心人獨吟誰與賞仰  
視山雲飛俯看池月上誦子詩一篇飄然淡塵想級仙懷襲  
芬云按時方避兵動地干戈起瘡痍滿目悲羽書紛北走軍馬盡  
南馳月冷元戎幕風鳴大將旗天涯當此夜搔首淚如絲襲  
芬和云浩劫何時了浮生只自悲乾坤一轉瞬兵騎南奔馳  
東去江流血南歸馬識旗深山權避亂未死命如絲

畹香適周級仙適劉周女傳鏡字蓉裳著小紅蕖館集劉女德  
儀字雲衣著小幽篁館集氣骨卻不及二書之適小紅蕖館



病起寄外云病起渾無力晚粧臨鏡慵微霜侵薄鬢落月想  
清容句向愁中得情於別後濃音書遲未寄飛鴈隔遙峰小  
幽篁館送外從軍黔中云送子從軍去旗亭落日黃片雲隨  
匹馬長劍厲秋霜楚塞兵戈滿牂牁道路長封侯不敢望振  
旅早還鄉其口角又無不各肖其母氏也

紅雨樓詩鈔與外子對奕偶成

其一

楸枰對奕向花陰局未終時

漏已深不是兩家無勝負與君下子有同心

其二

界分楚漢豈

爲真一局原非兩國人我欲服君君服我偶然勝負莫生瞋

慧語靈心如傳香口此中樂意相關殆有甚於畫眉不知局

中人幾生修到方克消受鄞縣黃駿孫太守

家鼎

配南豐劉

繡琴蒸人

韻

箸光緒丙申刻於福州距歿甲申已一紀矣聞

其得年纔二十有九也

天際烏雲夕照收  
蕭疏涼雨洒芳疇  
關心最是書窗外  
悔種芭蕉起暮愁  
此南豐劉繡琴  
恭人詩  
侵階滴滴復蕭蕭  
一點清燈照寂寥  
入夜不堪愁裏聽  
窗前翻悔種芭蕉  
此山陰史印玉宜人詩

嘉應張琴柯別駕

驤

嘗爲余道其親家母同邑葉太孺人能詩

內言不出惜莫得而盡詳也他日歸始由家人輾轉向乞得其近作金陵懷古詩數章以之寄余并請選錄詩云天涯涕泗登臨感腸斷烟波廿四橋北固河山悲玉笛南徐宮闕賸金焦飄零紅錦湖千里寂寞烏衣巷一條惆悵鷓鴣啼不住江楓漁火話蕭寥一代興亡事不留匆匆塵夢又千秋石頭城外春如舊白下門前水自流冷落秋墳悽夜鵲蒼茫霸業付閒鷗

詒楊飛盡漫天絮掩映長亭不綰愁

原注江寧縣西有張詠折柳亭

紫蓋黃旛十里稠東南王氣未全收一聲啼鳥孤臣恨三尺  
降旗帝子愁玉樹臨風爭勝日金蓮貼地可憐秋黃奴多少  
關心事一例新亭泣楚囚一片花飛又夕陽依稀認取舊歌  
場江山羞被胭脂浣亭榭空存花草香壞壁留題塵漠漠荒  
臺遺蹟事茫茫鶯啼十里春風路綠蘚間磯燕子忙原注金陵有燕  
子磯紅燈細雨自推篷錦繡關山想像中懷古千秋名士  
筆談兵一代美人風壞衣化蝶遺芳在殘月啼鳥曉夢融折  
戟沉沙磨洗盡臨江酌酒弔英雄不特潮名號莫愁六朝天  
子盡風流朝雲暮雨時飛捲綠水青山任去留根葉空賡淮  
渡曲衣冠誰繼樂園遊他年一櫓扁舟去爲訪當年買酒樓  
原注江寧縣西有孫楚酒樓愚按閩秀懷古詩本少見此作尙見工適葉  
名壁華

宜黃符雪樵大令

兆綸

近體五律自高平七律其七律中有對

仗渾成詞旨迺健者亦屬不可多得余愛誦之如官能濟物

何嫌小夢太傷心亦厭長落花自分應飄溷窮鳥何能更擇

林

菽園按二語讀之令人氣短

烟圍綠樹分藏屋雲放青山盡入樓濕雲

依檻顏難起涼雨敲窗冷欲騰別親風雅盧王體小試衙官

屈宋才愁外青天一行雁夢中紅葉萬重山聊以詩書爲麴

蘖本來天地亦遽廬自分出山成小艸但思種樹卽甘棠寒

水淨搖孤塔動晚雲低截亂峰平生有肝腸思任俠分無骨

相取封侯相期未擬終彈鋏此去仍知不值錢昨夜一燈有

鄉夢天涯萬樹是商聲嚴程日暮愁行客僻縣年荒罷戍兵

喫殘塵土甘黃蘖倚徧門間負白頭相期只作千秋想不殺

雖成一代才

菽園舊有句愛能殺我傾肝胆生不如人賴肚皮不意君已先我言之

十千沽酒

誰同醉一種傷心畫不成

菽園按畫是不成書得  
出先生詩筆自傳神

漫憑狗監

談詞賦會學鴟夷變姓名黏天青草欲無路潑樹白雲將化

烟壯心自昔無多在萬事而今已熟思癡餘謝客生天想狂

到王郎斫地歌嗜酒何辭千日醉看花已種一年愁蕙帶蓉

裳居士服荻花楓葉美人船乍可讀騷人竟醉不知彈劍客

何能今古幾篇詞客賦江湖一權酒人船無端照我偏新月

到處銷魂是夕陽秋艸儘添才士淚江湖先替古人愁自笑

本無干世策也知的有上天梯

菽園按讀至此語始知窮鳥  
何能更擇林句乃先生憤世

之心非已真有是事也

半笛涼風生水閣一尊明月在荷花新詩瘦入

寒花影舊夢驚回落葉心只除飲酒無長策便說歸田亦強

顏有幾故人成遠別無窮世事逼中年一襟山海青蒼氣雙

鬢乾坤浩蕩愁座有車公應盡醉時無鄒子懶輕譚纔嘗宦

境心先淡久別家山夢易譌儘爾苦吟添著述知他何術到  
公侯風月依然聊借客乾坤如此合生才終碌碌無成事  
敢道揚揚不丈夫已能世上馴龍性何事人前露豹斑蹤跡  
自尋游俠傳蕭條誰寄茂陵書惠子猶然誇腐鼠葉公豈解  
好真龍人似休文原善病我知老阮不輕狂古而無死亦何  
樂我縱有家安得歸江山落筆情都艷花月當場酒不醒當  
年濫學屠龍技萬古誰傳相馬經縱留春住身多病怕說人  
歸髻有絲文章幾輩矜花樣事業終年咬菜根懺除綺語花  
還笑指點衫痕酒又多落落人才關一代沉沉懷抱鬱千秋  
菽園按上一句先生自注謂時攜張  
亨甫詩卷然則對句千秋殆自況矣蝴蝶偶尋園吏夢薔薇  
愛誦女郎詩人憐抱病風情減詩爲傷春艷體多酒情慷慨  
逢人易劍氣縱橫入世難虎豹幾家餘子弟犬羊一代有公

卿拓筆波瀾橫大海開門風雨坐名山卻除飲酒忙何事翻  
怪題詩浪得名徒見風塵出鷹隼可堪鞭策誤驂駟箋天心  
事愁真宰斫地哀歌想異才頭顱已老狂何惜心胆無聊醉  
亦難我防俗客嘗稱病君作閒官亦早休斜日堠兵秋警柝  
冷風山鬼夜吹燈未必魯連天下士可堪朱亥市中人城好  
盡圍榕樹綠官高閒品荔枝紅重山複水鵲頻喚細雨斜風  
燕獨飛海湧波濤千島動山銜風雨一樓懸初日芙蓉王儉  
府晚風楊柳亞夫營乞人不屑今堪笑名士相輕古未聞竟  
使長官爲市令豈知敵國是舟人荊州暫欲依王粲江夏從  
知厭襴衡菽園按此三韻均榕城書感作當時必有所見故慨乎其言如此山寒詩骨得堅  
瘦江闊酒情相拍浮江山有客閒攜酒風雨無人問落花聊  
借閒居延歲月儘饒心力耗詞章可許潛夫著餘論不知豎

子是何名千家山郭寒鴉影萬里關河落木聲人傳摩詰詩

中畫家住張融岸上船臣飢不美侏儒飽身瘦何如天下肥

盜賊卻能憐李涉風波何事怨章惇菽園按先生邑前輩陳少香先生偕燦詞章品

節亦江西之傑也故於其解閩官日贈詩珍重焉此三聯即從贈詩摘出可因是而得其爲人矣 干戈未有

全生術草木終存不死心斯世難超文字劫半生留得性情

真香山作吏聊稱隱杜牧談兵不諱狂造物倘能容我輩窮

途更莫說文章聚散萬家歌哭換功名一代齒牙寒可憐天

下滔滔者又是諸公袞袞時菽園按何堪使袞袞者聞耳此生使

我重低首何日從君數舉杯菽園按先生於吾閩行輩中獨

語卽爲謝題石上古苔寒不死欄前新水暖初生君猶老作

諸侯客我亦狂除俗吏名湖山自訂新詩稿風雨閒持舊酒

尊大令能書變家法次公避酒重狂名宦況艱於七閩路筆



端放出六朝山儘饒鬱勃爲其氣不覺悲哀逐有詞打門來  
看新裁竹堆案猶存舊寄書半林暮色明楓葉連日秋寒爲  
菊花天使長江限南北古來溝水有東西夢裡冰霜溪上宅  
閒邊風雨故人書明月人間圓夜少浮雲天上變時多如子  
眼底方蕭瑟此老胸中久鬱盤桃花飛去隨流水燕子歸來  
識主人十常九事不稱意一去百年無再回說劍重過歐冶  
里攜琴不問孟嘗門暫對家人真是客慣看盜賊不爲妖山  
水之間何必酒性情以外本無詩烟月消磨詩卷在江山如  
此酒人稀君亦門闌情似水我來風雨坐談詩花落催將蝴  
蝶散路難啼到鷓鴣休海山蒼莽空攜劍几榻蕭條自剪燈  
風雨十年詩作祟江湖滿地酒爲徒仙客對談餐玉法美人  
私贈鬱金香並無我輩安身法況有人間作吏愁多病欲成

枯樹賦牢愁怕讀浣花詩歸田未遂張平子避地還思管幼  
安留得瘦腰家令在早憐青眼步兵稀嗜酒興緣賒酒減改  
詩功較作詩多

菽園按七字真  
甘苦親歷之言

孤鳥遠隨斜日沒亂山高與

暮雲平一時詩筆有信史千古才人無達官東堂別淚曾紅  
燭南浦銷魂又綠波次山於世稱聲叟務觀多時號放翁風  
雨易欺寒士屋湖山難接故人杯野花當路欲留客山鳥隔  
林疑喚人得失何堪同塞馬是非應不到沙鷗無限熱腸秋  
後冷有時往事醉中來錢非吾輩囊中物詩在人家卷裏吟  
疎篁冷與客同調新月瘦如人可憐晚風自惜紅蕖影秋雨  
先寒白苧衫紀年詩積山千疊閱世胸藏海一杯論文難得  
忘形容開卷唯存本色詩君乃有才生亂世我因無事作詩  
人人非入夢何由見事到傷心轉怕言

菽園按沉痛  
幾不可卒讀天心未

定安危局人事徒爲慷慨歌成仙原不辭千劫作佛曾經遍  
萬家此百十聯者盡皆錦囊中物也況多見道閱世語尤耐  
人咀嚼哉

五百石洞天揮麈卷之捌終

觀天演齋校本

第九卷第十卷

五百石洞天揮麈

曾廣嵩題簽

五百石洞天揮塵卷之九

海澄 邱煒菱

昔人論近體詩或以七絕爲最難工或以五絕爲最難工要皆不相懸絕 國初劉吏部體仁獨舉七律一體謂爲諸體之最難嘗取譬七札強弓古今人能開到十分滿恰無幾人道咸聞名宿論詩咸建此論愚按諸家持議原屬各有所見未可厚非絕體之高者在音節律體之高者在格律音節取辦天才格律胥關造詣卽以李杜二公而言李妙音節杜善格律不相菲薄不相師迨其成也亦自不相掩

江西自鉞山蔣荅生太史

士銓

東鄉吳蘭雪刺史

嵩梁

後風雅

一燈繼者不絕若臨川湯荅孫舍人

儲璠

東鄉艾至堂大令

暢

宜黃黃樹齊侍郎

滋爵

永豐郭羽可舍人

儀霄

宜黃陳少

香大令

借燦

皆藉甚人口而宜黃符雪樵大令

兆綸

出稍晚

身與諸先生接追踪躡步名亦與之相上下洵有志之士哉  
其五律及七律對句已見前卷茲復錄其七律別朱春舫履

恒

同年云人生四十始相見百年相見能幾回典衣沽酒聊

復爾拔劍斫地胡爲哉手持仙人綠玉杖眼空燕市黃金臺

我到岱宗上絕頂太行山色青飛來

原注時春舫將往山右

寒夜不寐

偶成云無端百感靜中生鄉夢初回海上城別館簾疎容月  
色荒園樹老換風聲未甘落拓稱詞客不覺疎狂得酒名到  
耳寒雞啼喔喔天涯一倍壯心驚秋堂云徘徊窮鳥託卑枝  
閒淡幽花綴短籬門外漸稀人到迹案頭常有自園詩阮狂  
嵇懶皆千古穀是臧非各一時不是打窗多落葉秋堂午夢  
醒猶遲別館云別館西風夜夜寒客愁鄉夢每無端貧猶賣

賦憐司馬熱不因人笑伯鸞世路狂惟添踴躍家書嬾更說  
平安多時不放登樓眼瘴雨蠻雲任鬱盤宿村店云歲晏勞  
勞復此行荒涼村店夜三更山深怪鳥作人語樹罅大星爭  
月明傲骨鍊餘詩外瘦塵心洗到酒邊清枕流漱石平生願  
慚愧人猶識姓名南臺獨酌云濤聲東下撼孤臺莽莽龍蛇  
大澤哀勝地相傳猶霸業明時不遇每奇才尋常風雨腰雙  
劍如此江山酒一杯應有醉魂呼不起斷烟殘照滿蒿萊建  
溪驛飲酒云老人自嬾梳白頭強使束帶迎督郵官微竊比  
海鷗鳥客過真如風馬牛歸去不堪對妻子興酣聊復輕王  
侯故人往往有書到問我六十何所求菽園按先生七律拘  
體原不多見間一二  
作亦復風趣乃爾流年冉冉髻垂絲萬念蒼涼是此時添出  
一重兒女債刪存幾首亂離詩要之婚嫁聊相許或者流傳

未可知海上鷗鵬從變化榆枌獨與鷺鳩期贈陳子雲司馬  
云弓刀纔解卽論文畢竟英雄讓使君座上琴聲移大海樓  
頭酒氣壓蠻雲何人光采生門戶我輩風流託屐裙若向南  
山談射虎飄零還有故將軍陋室一首示家人云橫風疾雨  
漂搖甚陋室居安境卽安酒未能賒剛免醉衣猶可補不言  
寒自然比似去年老何暇思量來日難大有詩家便宜處鄰  
花鄰樹借來看陰雨天寒束叟叔云乾坤作意鍊斯才一例  
聞天再到哀與爾合尋殘醉去是誰卻帶此寒來本無長物  
袍仍典亦有閒愁卷漫開原注讀叟叔詩屢廢而歎淒絕三山風雨夜兩  
邊孤坐剪燈煤諸詩不矜才不使氣不廢風格不爲摹倣看  
他隨手拈來總是到處恰好大方家數如是如是

江南寶山蔣劍人茂才

敦復

嘯古堂全集於唐在昌谷樊川之



間與雪樵大令之參用杜陵山谷者洵不相侔然瓣香各有  
所託而性情偏復相近故劍人律句間亦與雪樵恍惚如五  
言之西風雙客鬢秋草一詩人風塵難覓食江海未銷兵青  
史竹如意紅顏金叵羅老木有寒色孤鐘無遠聲尊酒忽言  
別落花相與愁憂時鳴古劍抱病入空山樓飛孤鳥沒山挾  
大江來江聲騰萬騎山勢突重圍一線長江綠千岩夕照紅  
名畫好山讀異書古墨香文字妻孥崇風塵氣類孤臙魅憐  
吾黨烟霞病此人乾坤浮大海風浪拍秋萍言歸流水外相  
送夕陽深亂山隔江走寒水背城流菽園按劍人五律篇數  
寥寥此故多採若雪樵  
卓峯草堂全集各體本工而尤以五律爲尙篇數亦最富殊  
有美不勝收之概茲因欲作子貢之方人不得不引李耳以  
同傳謹卽卓峯續集百十首中而採之已有若乾坤留我輩  
歌哭到風塵濤聲飛屋過風力挾山來萬木雨中立一鐘雲  
外沉漂搖甚風雨寤歎到山林萬家隱燈火一路閃旌旗目  
斷南天雁心飛故國樓招隱淮南樹空羣冀北材生事可不

問交情難再期身世貧難隱關山夢易驚暮氣明河縮秋聲  
猛雨來千紅爭繡地一碧欲黏天作客無來雁歸人有去舟  
秋風動天地涼雨入樓臺天忍能容盜人貧苦耐官烟水孤  
帆遠風霜兩鬢衰斜暉明樹杪芳草暗天涯慣歷風波險翻  
疑骨相貧新月忽減色舊江能作聲等句之七言之涼蟬欲  
可與劍人相抵尅已餘語尙未能多採也

語琴心碎古樹無名石氣秋身賤江湖仍小劫魂銷絲竹況  
中年團雲散雪都塵夢泊鳳飄鸞自古今誰憐江北無芳艸  
可奈天涯有落暉未許名山終木石可應知己但文章翠綠  
窗前生積雨一峰天外立奇雲儘有蛾眉傾漢代是誰駁骨  
買燕臺多情大抵干卿事後世憑誰定我文依然雲水難爲  
別如此關河欲到秋古傷心事惟明月今斷腸人空落花事  
有難言誰竟諒情還多累不如休按劍客沉和氏璧憐才鬼  
唱鮑家詩菽園按偏是客不  
如鬼可慨可慨學佛願除才子習讀書先替古  
人愁高城鼓角三更動大海風濤七月多幽蘭已悔當門種

病馬仍懷出塞心補竹清陰憐月瘦畫箔高樹得雲涼烽火  
連天春入夢江湖滿地客無家文章各有升沉感人世無非  
聚散場買來風月何妨賤除卻科名儘許狂但有狗屠同結  
客不妨重達也封侯天以窮愁堅氣骨人將科第當功名病  
客江湖詩骨瘦殘年風雪酒杯寬肯向人間作几語直從天  
上落奇光小雨綠成芳艸岸半春閒過杏花時一編金石存  
歌泣萬古風騷有性情孤紅作雨飛明鏡萬綠如山擁畫樓  
無情天地何生我多病風塵易感鄉皆是菽園按劍人七律  
是其專長每多風  
華掩映之作已採在揮塵卷六者可按而得也此數十聯由  
又其洒落自喜稍異常格者雪樵句畧見卷八此不重引  
是觀之格調音節之說之不如性情之說之尤可恃也洵乎  
哉

以格調視格調以音節視音節斯優孟衣冠而摹倣者至矣惟

五百石洞天詩集卷九  
不以格調爲格調音節爲音節斯能以性情爲音節格調寓性情也余於格調音節之說常兩者並存不敢偏廢或疑余好模稜余故舉性情以一之

偏格調者尊杜而黜李重音節者復務反其說以相勝是亦不可以已乎不知學古人者非徒學其辭尤貴學其人其人之風節可學也品詣可學也出處進退可學也凡此者皆性情之見端也皆其人之真也而其人之性情之著於文章者亦猶其風節品詣出處進退諸大端之不可強而致也吾于尙論之餘俯仰悠然苟能有會言爲心聲聲之所發自有不求肖而自無不肖於古人者又何必浮慕其外徒撫拾於一字一句之微而驚駭嘆沮與沾沾自喜之爲得哉雖古亦有文章之士世因而不以人廢言吾不惟其文章之慕而又奚慕

是又當知其能成此一家言平日讀書之間將必有堅卓猛  
鷲之大過人者吾未能爲其讀書而遽慕其人之文章又何  
以異於談格調音節者之遺其性情而不知也是無所用其  
慕而已

書家有正鋒文家有正格詩家有正聲正非直而不曲之謂乃  
通而能達之謂或潛氣內轉或清氣往來其志和其音雅作  
者矜平讀者躁釋杜陵云老去暫於詩律細又云庾信文章  
老更成此境良非易到殆所謂雅正者非耶求之近人詩集  
百不一遇或舉番禺陳古樵大令

璞

七律以相屬余曰近之

矣

大令所著尺牘堂遺詩余處無全本前蒙友人舉卷七  
卷八一帙相贈皆其晚作愈覺可寶已錄古體入卷三中

而近體初  
未及也

題朗山梅窩新居云荒園數晦屋三間好與幽人

其往還庭小自邀連夜月簷低卻見入城山半池秋水清能

照一榻梅花夢已閒收拾平生付蕭瑟漫論詞賦動江關次

韻朗兄過夢香園兼呈園主人云招得青山到座隅幽居如

展輞川圖欄迴徑曲欹斜入草色花光次第摹短策尋春拖

屐去餘杯盡醉隔離呼城中此獨囂塵遠始信壺公自一壺

原注園主人漫成云藏身針孔足婆娑況有荒廬半畝多一能盡知醫

瞬桑田還變海寸心古井早無波浮沉已付洪喬寄清濁誰

聽孺子歌卻笑南山楊子幼烏烏擊缶待如何春日次韻朗

山見懷之作云銅琶鐵板忽哀歌今古茫茫付逝波原注來詩有百

年不覺駒過隙萬事真成蟻夢柯之句寫意未堪塗粉壁怡顏猶得盼庭柯爲

人治病三年艾與佛相高十丈魔大笑隨君踏春去春來晴

日正無多原注呂拔湖有看桃花之約答情田見贈云世間馬耳射東風

原注東坡句偃臥蓬廬往事空口眾易投慈母杼心平只失楚人

弓禪衣短布原初服淺水蘆花自斷蓬慚愧君詩相頌禱解  
嘲奚用擬揚雄庚辰小除日集海幢寺卓公丈室同集者十  
人王茹泉年八十六卓和尚年七十五金芭堂年七十李陶  
邨六十九陳朗山六十六伍襄卿六十五呂拔湖六十四陳  
香根與余俱六十二梁茝卿五十九爲最少矣賦云六年不

喚河南渡殘臘來聽海寺鐘舊識僧今多退院

原注序經墨樹久退院卓

公亦將退院云

同遊客亦半支筇壁間題句尋前蹟江上春光訂後

踪

原注香根約人日爲花棣之遊

我似津梁疲侍者好憑清興起衰慵送于

晦若試京兆云干將出匣萬人驚攬轡河山第一程橋畔爭

看題柱客關前須識棄繻生好攄夙抱陳三策更製鴻詞賦

兩京似我壯心消歇久對君猶覺氣崢嶸王茹泉招同金芭  
堂陸舜雲李陶村呂拔湖何淡腴梁荔浦春日小集次芭堂

韻云何時相聚何時醉一日能閒一日仙恰有舊醅供醅酏

況當春色正暄妍麗眉坐對人俱健婪尾杯傳我尙先

原注座中

無六十以下人茹翁年八十九齒最長余亦第三輩耳

試把韶華同細數已過五百五

原注

十年答羅秋浦云琅琅詞賦動江關昭諫才名許孰攀

少事回思眞轉瞬卅年不見各蒼顏傳經君聚公超市覓句

余逢飯顙山珍重瑤篇遠相寄和歌聊逐雁聲還其他佳句

如追悼石芷叔云中散世難容誕傲東方文自喜詠諸次韻

朗山五月望夜宿學海堂云良夜光同秋鏡滿空山氣入酒

樽涼伯龍先生通守高涼歸示新詩爲賦短章云與民休息

宜黃老卽事篇章似陸蘇

菽園按上句乃先生爲己曩令福安時寫照下句算是詩評何等恰

切次韻朗山和呂拔湖九日詩云野菊黃遲因夏雨木蕖紅

開任秋霜彭園主人見招以事不果往次韻答之云主人好



客多今雨長日看花愛小年

菽園按此聯乃追憶曩日得遊之雅正以見今不果往之爲憾

題朗翁新居詩成復有所感次前韻云難成霖雨空辭岫本

是清泉好在山郊行云郊垞偶涉成新趣野老相逢訊近聞

菽園按恰有此境

客談云人世風塵常擾擾古今得失自茫茫

菽園按讀

至此正無可奈何時忽見收語按云安知許事君休矣洗蓋呼兒覓杜康紙上烟雲一齊掃淨菽園亦曾爲浮三大白也

朗山招集山堂和作云老去豪情殊不減春來勝事未嫌多

丙戌小田園登高次譚彤士工部韻云捲箔櫓聲搖客到隔

江山色送秋來皆於雅正之義有取

余愛雪樵南海譚炳軒太守

彪

則喜古樵每與予論詩遇古今

人名句輒朗誦尺岡之作以相印證其誠服如此予曰君殆

未見雪樵耳乃索卓峰集讀之越三日復見則嗜曰昔乾嘉

間吾粵黎二樵先生以東西樵山名聞天下因取自況或嘗

以一人而跨兩大爲疑惜雪樵非粵產否則與古樵分領東西是今日真見二樵也余曰君亦愛雪樵矣余固知能愛古樵者之必見雪樵而亦愛也雖然二樵之稱何遂不可用時有友在座遽言曰西江東粵一西一東其卽二樵之絕妙引子乎余徐對曰固無分於東西也闔座稱善

昔人論趙承旨書楊仲弘得其雅健范文白得其洒落趙仲穆得其純和余嘗借以評贊蔣符陳三家之詩似頗有合三家同時蔣最前卒陳獨後之亦一湊巧

詩不難作驚人語而難於愜心貴當蔣劍人驚人多過愜心符雪樵陳古樵縱未能語語愜心貴當然不愜心之處亦就少

日員永井登石

完久

郵索拙著既達蒙分其一轉呈彼國收入

東京大藏書樓初拙著在香港印訂時番禺黃耀堦孝廉

永

業代呈英督而下各員分界公家書藏日員之爲好奇英員之爲循例知非真有愛於菽園也旣而我華旅港士紳醵刲仁智書樓以便流寓聞爲列入時務叢書中潮州金山書院添置圖書爲例亦如仁智無聊箸作得冒時務之目自問已屬無謂不知諸君子顧何取於不切之言而乃强加拂拭如是欲不謂其過愛鄙人不可得矣當潮州屬爲檢寄中途忽喪其一外護布函先被抽棄接書者遂不及察迨催函補寄始知爲局丁所弄雅賊偷書實出意料兩家皆一笑而罷昔符雪樵先生以詩寄友途中失卻賦云文章併使辱泥塗金石聲原擲地無自昔書空多怪事從今著論準潛夫枉緣求道魚千里匹似通靈畫一厨果是龍泉埋也得夜光應燭斗牛區與此事同一可笑余亦因有賦云鄴架琳琅許共登故

人情重啟緘，勝不貪夜氣。金銀識纔認，龍門羽角騰。卻賊有詩憐，李涉渡江留。拙媿徐陵如何不學，豐城劍兩兩津頭躍可能。

詩何以能傳人傳之，何以能動人之傳，必先已之自動，已不能

動，烏能動人。余讀宜黃陳少香先生借煥豫材弟初至夜談

有感四律，語語真摯，驚心動魄，自屬必傳之作。其驅人是何

物，使爾遠能來見面，似曾識問年猶暗猜，半肩薄行李，雙鬢

亂塵，缺瘡雨蠻烟裏，天高一雁哀。其各有萬千緒，欲言無緒

端，別來幾遷變，羣季尙平安。我獨伊何罪，汝猶至此寒。話闌

悲往事，蠟淚滿銅盤。其三。謫況兼羈況，貧魔復病魔。萬難千苦

後，一別十年多。人事已如此，天心知若何。江鄉風景舊，我欲

辦漁簑。其四。世路艱難甚，鹹酸味外嘗。親朋半零落，慰藉愈蒼

涼有子乳猶臭無官天許狂海邊今夜月難得是連牀先生  
道光舉人嘗官吾閩惠安知縣少日卽以詩名踪跡徧吳越  
大邦逮見乾嘉諸老咸以後起期之而尤驚許者則其鄉先  
輩吳蘭雪先生嵩梁也著有鷗汀漁隱詩鈔焚餘集春雨樓  
近詩等刻嘗語人曰古今言詩者性情格調而已性情真也  
襲格調而喪其面目僞矣格調真也離性情而飾其衣冠僞  
矣此杜少陵所以有別裁僞體之說也

少香性情淳厚談者無間旅宦閩中境旣老困又賦悼亡作書  
畫得錢易米陶然嘯詠不改其樂殆胸次曠潔者然也門人  
侯官李香萃貳尹家瑞停雲閣詩話有輯其師自述壯年影

事一則頗資談柄因采錄如左據云少香客吳門時與王少  
摩庭植鄰居無日不過從聚必劇飲飲必有詩並得納交於

盧小鳧

昌祚

趙花雨

大樟

周蓉淑

忘其名

李鍊航

宗車

諸君之

數子者或爲將軍揖客或爲故侯子弟皆僑寓於吳者也嗣少摩爲黃君均伯聲移居夏侯橋綠陰門巷雅稱閒居一日招子輩鬪酒凡置牙籤數十分貯兩筒而宣令曰此籤依座分掣如丙掣乙筒卽乙掣丙筒掣得者照所註何事各賦七言一句須對偶諧和然後以籤示人考驗貼切與否不工者罰小杯一令三宣而不成者罰巨觥一予笑曰姑試之少摩先掣得卽口占云千鈞氣力平風浪花雨應聲曰一線生涯走道涂予不解所謂索視之王乃將軍柱趙乃縫窮人也始嘆其工小鳧年最高而風趣殊佳起掣一籤默然歸坐眾促之乃張目曰鈴聲急雨三更驛好不好蓉淑對曰擔影斜陽十畝田語未畢順以手奉盧酒小鳧遽引滿飲之而不謂其

鐵上所書乃糞桶二字也於是聞然皆笑小鳧所掣者乃報馬卽諺所云跑文書者鍊航掣閨閣瑣事花雨掣得官服出句云雲開曉鏡籠蟬翼對句云風閃峩冠動雀翎畧美其華貴少摩以二語不甚連屬少之予曰然則莫若集成語隣姬鬪草時相遇侍女熏香待早朝爲渾成也僉曰善旣而少摩掣得徧袒均伯掣得囚車憤曰此物如何入令欲擲去畧不可少摩早有出句云方外可知無正服予技癢難搔卽對曰此中幾見有完人花雨叫絕不已而卒以犯令罰巨觥俄有叩門入者錢唐黃玉芙臨平康子蘭也於是興益豪康掣得告示黃掣得屁臭二字卽高叫曰通人掩鼻嘆文章康疊稱屁臭而不辨所對何語使反之乃鄉老昂頭看月日也可云空際傳神花雨掣得眼鏡曰老將至矣憐予日子掣得婦人

哺子卽對曰少者懷之恃此胸謂頗大方而少摩爲易刮代  
金篦驚老至嘗貪玉液憶兒時始以爲佳迄今思之殊不及  
也銕航掣得戒方出句云子弟不才程白木蓉淑掣得行經  
布幾蹈均伯窠曰玉芙忙止之代爲對云女兒有喜驗紅巾  
同人因酌蓉淑曰此非罰爵乃喜酒也小鳧人不得飲躁甚  
自起引觥三而大言曰自今以始請甲掣者乙賦乙掣者甲  
賦眾曰可盧掣得不應省試花雨卽高唱秋戰看人雄拔幟  
盧見趙所掣乃牛肉疾應之曰春耕免爾病扶犁子曰改免  
作憶較有味玉芙少摩皆然之少摩見子蘭掣得抹胸先作  
對句云暗藏春色玉雙峰子蘭見少摩爲朝珠作出句云明  
戴天顏珠一串子惜珠字犯題面然一時竟不能易也均伯  
以亂令受罰至是重與觴政惴惴如蹈虎尾莫不笑之旣掣



籤正襟危坐而言曰予得的是顏料出句是胭脂橋畔胭脂  
色予告以令已另易均伯云予未聽宣如嫌對難請更賦玉  
芙不可急令少摩掣籤接觀之乃食物也眾以牽合地志爲  
難余對曰豆粉園中豆粉香均伯怪其冷僻子曰地近樂橋  
垂之府乘君可檢案也花雨掣得吹簫云好韻事可惜爲人  
作嫁耳繼玉芙掣得和尚猥狗吃眾皆閨堂花雨云得之矣  
不似燒猪要避人子聞之極嘆其工雅玉芙云吾有佳句被  
這和尚打回去矣因強對云定知跨鳳終成偶黃君尙未昏  
小鳧笑曰爲着和尚想着和尚眾復大噱鉄航聞子掣得靴  
襯因成一聯云事經審後傳多失步太高時穩總難少摩以  
爲空而切自掣得修腳者蓉淑掣得題名錄作句云眼前聲  
價一文錢蓉淑亦不能屬小鳧代對曰足下工夫三寸鐵子

蘭掣官府坐堂卽出上句云鼓吹堪憐聲是肉玉芙乃掣私孩皺眉云歡娛誰料禍成胎少摩云所包者廣予掣枕頭少摩掣削子刀余曰白晝公然敢殺人少摩曰強盜何獨不可予曰公然二字如何解乃默然卽作出句云黃昏我便思依汝玉芙喜曰我借對公用一依字便是枕頭君用活筆固無難不易均伯必下死語斯無易不難予嘗著有太原鰲政記一篇引載甚多後爲玉芙取去

菽園按此等對偶專以題目不偷見巧能殼一氣呵成語

語包括者爲上字面勻稱用典工整者次之吾鄉每以歲晚餘閒由當社者隨意舉二事爲題徵人納卷定其高下畧酬文具作者亦毋不興高采烈關角鈎心再接再厲其意藉以爲溫習典故猶賢博奕固不必爲文酒之會而後樂此也南洋文士聲氣較微曩者來島始倣爲之題以曹孟德花柳瘡分詠收卷一千七百有奇拔徐季鈞爲第一以次則胡伯驥潘渭漁葉季允陳伯明李汝衍諸君皆有作如雄心直欲吞吳蜀遺毒翻防到子孫蕩子有痴態北里如人無沮望西陵河間姪女傷流毒塞外文姬獨感恩訓柑空詫神仙術鄰果還叨姊妹情盤中薄味嘗雞肋裙底餘香挹麝臍贅閣難掩

先人醜痛癢翻防長者知枉教鄴郡留疑塚私向秦樓可秘  
方或則落落大方或則憂憂獨造涉筆成趣頗足解頤惟多  
不憶誰爲甲乙  
之作今姑附錄

余實不能詩志學後遊同安曾廉亭夫子門語以古來詞賦門  
徑便欲嚮教下筆時粗率穿鑿二病相纏自覺去作者尙遠  
遂欲然不敢妄有塗抹時而不得已復露伊唔呻吟態亦覺  
自達所言而已意不在於詩也故吾年閱歲而增而吾詩終  
不獲進今年九月星洲同人忽爲余作選詩圖重之以歌咏  
辭之則以余所著錄恒喜及詩爲言余雖內慙究亦猝無以  
難也因以其時復請潮州畫工余韻槎爲作風月琴尊圖  
圖繪一舟橫泊荻港舟中人曲膝鼓琴微風水上明月以解  
滿胸几席之間尊疊欲動想見狂生鬢眉皆活時也  
其意誠以余所可談者在此所得誌者在此則所以自樂者  
亦有此而已歟人葉季允懋斌遽題七古一章逾加矜寵遂

爲來者口實詩云風可使琴音譜月可命尊酒邀風月本雙  
清琴尊酬之甯寂寥菽園主人愛詩酒好風好月常爲偶寄  
懷山水寓深情絃在指端杯在乎憶昔乘風破浪遊南溟騷  
壇特闢羅羣英著述傳遍海以外恍若扶餘國主霸業恢重  
瀛戍戍之九秋成此圖一幅命我題其端藉以引珠玉苦吟  
不得苦卻難無已爲君歌一曲我聞男兒生貴留事功不爲  
仙佛卽當爲英雄況值時局正多故豈能鬱鬱居此而長終  
又聞空山事業多經濟匹夫與有蒼生繫一聲喝起蟄龍眠  
帝者之師言足貴胡爲扁舟一葉時往來消磨風月江之隈  
把酒抱琴自遣世無乃辜負抑塞磊落之奇才吁嗟乎世事  
紛更若爐扇乾坤失色星辰變可憐人尙擁衾眠儔念元黃  
血灑飛龍戰於此而立功功成誰復能相容於此而立言無

奈聽者皆盲聾不如烟波一櫂且歸去休把理亂黜陟縈心  
胸噫嘻丈夫非仕則隱耳浮沉濁世何其鄙獨恨荆榛滿地  
容足難難隱山林與城市逍遙海上且乘桴大息自古聖賢  
避世皆如此君不見信陵君日飲醕酒近婦人又不見謝安  
石東山絲竹迷遊屐亦猶是風月琴尊遣壯懷可惜一副憂  
國心腸卻被柔鄉溺奚如置身蒼茫雲水間謝絕塵俗清且  
閒胸中自有足千古琴尊之外惟與風月相往還君成斯圖  
豈無意披圖我獨知君志殷勤一語還贈君莫遣鷗鷺笑人  
畢竟猶多事嗚呼季允之爲此言季允之不知菽園也其有  
來談風月者乎菽園其引滿酌之倚歌和之

送春詩多矣毋非作女郎語未有遇秋而能送者悲哉秋之爲  
氣也我輩文人一生秋氣得來多

七字菽園  
舊咏菊句

固不必送然因

秋而窮是所送者窮也非秋也秋不可送窮可送也不必送之秋而竟不可以久留是又不得不送者秋也非送窮也因秋而窮秋去而窮愈甚物猶如此人何以堪余所以讀臨川湯芑孫舍人

儲璠

送秋詩而掩卷三嘆也

其一

送春猶可過送

秋將奈何我與春風苦無分唯秋與我同轡軻而今並此舍之去吁嗟吾意其蹉跎

其二

卽今眼前論離別我是主人秋是

客我生況無百年身秋還作主我作賓非人送秋秋送人花天狂艷不可當秋風一掃生清光涼月娟娟出海嶠不照繁

華照枯槁古來惟有楚大夫不識此時風月好

其三

登山臨水

發悲歌先生感慨何其多遂令金天少顏色吁嗟秋兮奈爾何我今飄泊何所成扣舷但欲爲商聲惟有秋風不世情昨來江上相和鳴落葉哀蟬亦歎息逋臣嫠婦皆涕零此時月

白霜露清我心所感猶和平但愁過此多冰雪其聲凜栗難

爲聽

菽園按三詩佳處自不待言昔者隨園稱甌北以詩爲文又言東坡之詩卽東坡之文今觀湯先生亦何歉耶

湯先生詩骨甚清蓋太白東坡之亞西江詩席蔣藏園後未遑

多讓每作月詩必得佳構良由其神先肖耳目夜旅思云昨  
宵一雨天空蒼天門新掃蛾眉粧江山雖好不相識唯有明  
月來故鄉幾時春酒變江水醉魄沉沉呼不起可惜天涯三  
五時不堪客路四千里荒雞喔喔霜滿天隻堠雙亭飛白烟  
長夜漫漫人不眠月亦如人瘦可憐拋卻梅花三百樹來照  
黃蘆苦竹處月乎爾豈不能乘風歸何苦與我同別離通首  
吐屬清冷自是九天上人語道光己丑未五十卒嘗有句云  
君相有權難造命聞者哀之著有布帆無恙艸忍冬小艸等  
刻

揮麈卷一載建甯張亨甫先生

際亮

所爲思歸吟後思歸吟七

古二作想見抑塞磊落窮愁困苦之慨千古才人皆爲短氣

先生集中尚有對月歌

原注十月十四夜走筆賦  
菽園按是年爲道光丙戌

一題蓋與

前後思歸吟同時之作惟其寄情綿邈結想空靈下筆時別

有一種鸞鶴之音使人讀之意爲之遠屈靈均紉蘭襲蓀庶

亦同此芳馨也詞曰對月歌歌如何吳兒擷笛愁金波北風

今夜生寒多君胡爲在三湘九疑間三湘漁父盡白髮九疑

帝子凋朱顏胡爲久處君不還人言青天高青天猶可見與

君相思相怨已十年安得青天似君面昨夜夢爲雲君亦雲

一片我爲雲在太行巖巖邊君爲雲雜衡嶽迴雁之疎烟雁

飛尙不到我夢復誰告可憐團團一寸心天長地闊無處尋

哀猿暮叫青楓林楓林葉落楚水深去年得君書分明斷腸



字男兒困苦不得意作書寄人空涕淚誰知楚水日夜流君  
心不轉滄波頭我欲南去無扁舟但鞭我馬我馬悲鳴仰屋  
瓦瓦上月大如霜雪一聲清商吹月裂果然瓊樓玉宇高寒  
中素娥亭亭開桂宮桂華千年長靈蟲靈蟲食之亦千歲只  
有吳剛老無計我將玉斧持贈君不修明月修智慧智慧不  
可長慧根割絕悲憂忘他人愛樂君愛悲今月古月同一時  
古人已死月不知今人對月還別離別離又似南北極出入  
高低總太息九疑連綿路不通山鬼啼秋雨昏黑歌且闌吳  
兒起長歎今年顏色好如玉明年恐作斑斑竹公子不來明  
月獨北風目斷湘江綠

他人評我不如我之自評張亨甫先生集有五古一作乃晚年

自道得力處讀之可知學詩門徑

原題紀二  
十三夜夢

詞云誦詩祖漢

唐少薄宋元系邇來愛何兼鬱勃快奇意

菽園按今之矜抱漢唐者不過自以

詩格高耳夫漢唐則誠高矣彼矜抱漢唐者自問於張亨甫先生如何吾願平其氣一觀宋元詩也

身窮迫憂

患杜蘇豈我類悲歌擁遺編幽悶豁肝肺竊抱一腹骨欲掩

東坡氣終焉困藩籬安能越當世大言頗僭侈千載放翁貳

不知駭怪多幸逃眞賞棄夜來泊焦石恍惚髯翁至淡泊何

詩篇願我且評次翁書容坐索絕筆起深喟翁詩氣何高

清絕屏纖翳秋空挂皓月垂輝燭荒裔翻騰海潮汐泥沙洗沾

滯空光四湧現倒挾魚龍勢孤胸信浩然遼闊滅涯際

菽園按如

許評語只作得清高二字

和平託禪喜洞達周國計奮發本忠誠揮霍及

文字大瓢歌田間九死不喪志淵淵金石聲華妙擲無地孰

是謂徑直曲折包餘味卓犖恣宕激抑揚舒慷慨洵知博大

體縱橫出偉義

菽園按據此數語則元遺山詩到蘇黃盡之說非也

皮膚竟競襲今蕩

貌古肆況矜懶祭能實隕羊亡涕圖祀扇流風借問此何爲

可憐學杜子沈痼嗟同斃

菽園按繳轉杜公十字抵萬牛回首之力

再三復太息

李杜韓奚異奇才各雄長微旨共醕懿蒼茫瀉天心哀感一

愚智紛期不朽業文章或虛器大化日流衍上下合形麗勉

汝性情厚積此理道粹

菽園按要言不煩以下皆本此義發揮

懷抱必深通閱

歷資宏備心潛有博約經史貫時事詠言矢從容風諭富開

濟詩情徧宇宙卽目寓隱費

菽園按識此者無窮出清新

萬物蘊英寶呈

材待吾試

菽園按萬物皆備於我則我有權而物無權詩其一也

變化等用兵天授難

擬議

菽園按陽春譚康侯農部敬昭論詩詩無形役羣役亦卽此旨

戰守亦何常功成神鬼

師淵靜戒動洩樸拙懼巧累豐中瘠外觀斯猶救頽弊悵望

古賢遠遐思來彥繼常慚勸朋儕奔走學仍廢偶茲觸狂簡

誰與並摩厲驅毫憤率爾終恨失沉讐聊當覆濁醪白日晒

夢嚙

吾人學詩不曰漢魏必曰唐宋愚謂不必仰攀往古也卽並世  
賢豪亦儘有許多學他不來惟取法乎上每得乎中震於古  
人之難學而不思自盡其力以爲學是大惑也漢魏唐宋雖  
甚難學而吾并世之人已先我自致其力而幾於所學吾不  
能學古且并并世之人之能自致者而反謝之是一詘於古  
而卽自絕於今也是大愚也莊生曰大惑者不解大愚者不  
靈嗚呼小子懼矣

前見吾閩畏廬子閩中新樂府痛快淋漓劇目忧心卽取筆漫  
書十四字於其後云擲地有聲終破鬼問天無路已驚人聊  
志同慨實未足形容萬一原文三十四首前有小引畧云歐  
西之興多以歌訣感人閒中讀白香山諷諭詩課少子日仿

其體作樂府一篇經月得三十四篇吾友魏季渚愛而索其  
稿將梓爲家塾讀本爭之莫得也嗟夫畏廬子二十六年村  
學究耳目不知詩亦不願垂老冒爲詩人也故并其姓名佚  
之而識者則指爲林琴南孝廉絳作余觀其音節瀏亮詞旨  
圓暢果敎國人必能興頑立懦好學近智星洲尙無傳本隨  
爲翻刻一過以贈親友之有佳子弟者別載其尤切鄉俗數  
章於此合之卷三所錄江西郭閭仙拔萃

光啟 錢塘戴醕士

文節

熙

兩家之作世道人心豈曰少補

鬱羅臺

譏人子

以齋醮事亡親也 鬱羅臺神仙闕卻爲道士生財窟九幽  
道有地獄門應須饒鉢起眞魂傳燈破獄鬼驚笑而翁何罪  
身荷校強送而翁入獄來央人破獄尋廝開果有地獄豈無  
守張三被獄李四走修獄經費誰取償道士誑人神洋洋一

經懺悔諸孽淨天尊專力袒亡命儘行惡孽但誦經經放毫  
光鬼避刑人間非刑有例禁閻羅判獄森嚴甚刀鋸鼎鑊層  
冰寒鬼有鬼命死最難閻羅想皆酷吏作無論何罪均炮烙  
謂爲冥譴尙可言此何如事天尊天尊像居道士屋朝拜  
旣罷藏以櫝出櫝仍居最上層道士所求無不應我問此經  
究出誰人制若制自天尊天尊言語何支離若爲道士僞撰  
文好醜天尊應自分念之又念千萬遍天尊耳熟宜厭聞陷  
親不義託懺悔愚孝用心眞憤憤生事死祭盡吾情何用香  
花延此輩 殺人不見血 刺庸醫也 殺人不見血庸醫  
老亦肱三折芙蓉癰轉已初更皇皇飛轎紅燈明指頭按脈  
首他顧兒童聒絮先生怒半夏茯苓搖筆來銀毫一擲翩然  
去飯後延從太守家侵晨卻走撫臺衙撫臺衰老宜參朮先

生謂有神仙術罵盡庸醫誤殺人豈道庸醫卽已身時來能  
向官場走心高放出殺人手人信官醫藝事高詎知竟有筆  
如刀邊縣之醫尤潦草時方歌括爲鴻寶歌括牙牙誦不清  
十人逢着九人倒凡人急病多張皇先生作態偏排場褐裘  
緩緩從天至欹斜醫案三行字火象石膏冷象薑此方謂合  
仲師意孰知眞熱生假寒火炎爐破飛金丹亦有眞寒生假  
熱一投涼劑少陰絕寒熱之爭在杪微阿師癡行安知之要  
知中國輕醫學途窮始向岐黃索世有留侯與武侯一經危  
病仍須愁侯能醫國不醫病庸醫敢賊侯身命可知醫學係  
朝廷蠢物安能悟內經急須合眾興醫會醫生藥物參中  
外醫會人分郡縣居偏隅方免庸醫害 檢歷日 惡日者  
之害事也 檢歷日 檢歷日黃道黑道爭凶吉刺頭掃舍皆

有凶凶神之多多於蝨檢歷日檢歷日婚葬待決日家筆歐  
西通國無日家國強人富操何術我笑馬遷傳日者史筆雖  
高見斯下日家爭宗鬼谷言滅池死耗兼喪門又言葬地有  
方向貪狼巨門兼旺相貪狼巨門此何神一神能管萬萬人  
不管生人偏管死向人墳墓作風水向之則吉背則凶無乃  
偏仄神心胸西人事死道近墨自亡追葬廿四刻若使人人  
待日家喪堂已被巡捕逼葬親我 國勝歐西必須擇日眞  
無稽一心孝一求福一半欣幸一半哭我想此時孝子心天  
人大戰堪捧腹因之追論司天臺好言休咎斯奇哉星流彗  
見皆言禍占經論說眞蠢才立冬以後流星會地球行入流  
星內占言星走主亂離同治 中興卻見之彗星軌道有定  
處一年各有應行道嘉慶之時彗竟天何由 國泰民豐年



須言人事舍天象大家無作懜懜想天變由無一定殃日家之說尤荒唐惠迪從逆理歸一不必長年檢歷日 棠梨花

刺人子惑風水之說不葬其親也 棠梨花爲誰好三椽

權屋迷春草屋是城中顯宦家二十年前纔告老南庄屋北庄田歲入民間百萬錢鐘停漏歇主翁病死時弔客如雲盛枕塊方披孝子衰開場先下地師聘地師來孝子忙洋洋奴僕相扶將地師病嗽需梨漿地師嗜酒陳杯觴地師烟癮芙蓉香銀燈照耀地師牀地師怒且語主人伏如鼠地師歡笑主起舞明朝得地生制府地師登山肩輿高山佃疾尾如猿猱朋好齊作主人賊地師山佃甘如蜜分贓不均忽懊惱地師山佃辭顛倒主人右地師但求吉地無嫌遲一年水患田不收二年火患焚高樓三年嵯業敗垂盡主人日夕懷隱憂

長生庫質黃金鉶華堂猶設地師膳還期富貴墓中來山南山北搜尋遍地師橐未實主人風水須時日孰過荒涼權屋前落葉成堆秋瑟瑟地師通葬經何不自家妥先靈妖言惑眾干天怒人禍雖逃有鬼刑 非命 刺士大夫聽術家之言也 我爲非命篇敬告士大夫官元與比叔立說殊模糊嚴嵩有命爲宰相何爲寄食死道塗衛青有命爲大將何爲幼作牧猪奴若說宰相好奚爲不到老若說將軍好奚爲始顛倒我讀蜀碧哀西川獻賊殺人尸連阡又讀嘉定屠城記滿城流血慘無比其中生辰不齊一公然一死同時刻論命豈無應善終刀來頭上同飛紅仍云命自干支出貴賤始爭時與日譬如正午生尙書逾午而生便吏胥何不急著西醫手剗胎取兒出其首又如正午生寒乞逾午而生任簪紱過

此爲兒富貴時何妨下藥延須斯須知誕育有遲速豈分貴  
壽與貧獨堪笑爲民父母身談命卻信青盲人青盲愚妄百  
不知只有恭維無是非恭維門下有清客何用青盲談命格

跳神病匹夫匹婦之惑於神怪也東村延跳神北村  
延跳神神能言語神如人神頭不冠身不裳冥目散髮光脊  
梁侏僂咒罷神蹶起周堂跳躍不著履神身垢膩神涎流割  
舌蘸血書黃紙此紙糊門逃鬼踪此紙醫病逾神農病起酬  
神死則否神退神身仍喫酒神來跳躍狗驚吠主人迎神先  
逐狗西鄰寒病顫聲號神來下藥需石膏東鄰熱病塞其矢  
神來下藥需附子危疾得神祛災星吾命雖死神仍靈君不  
見張媪花會神張老得財近百緡又不見李媪失猪神爲查  
李老陳饌供香花跳神跳神何瑣屑一糠一豈神皆決父母

遺體神弗憐日費舌根數杯血我聞神家居九天奈何日隨  
惡少年跳神少年皆無賴賴神養活神功大神之階級吾不  
知但見凡神皆知醫神來言語多難曉神之從者多了了我  
爲跳神心胆寒幸未相逢識字官大杖三百神骸裂赤光照  
耀骸欲折紅過吾神舌上血

善書無閒筆善詩無閒句烘雲託月非閒筆也旁敲側擊非閒  
句也

羅雁翎侍史粵產也

藉香山

初學余作閩語而未能肖余笑曰是

殆未通音韻之學故有此扞格耳暇輒爲講授四聲反切務  
極純熟復將閩粵方言剖判異同反覆引證試使反之果皆  
了了因而旁及南洋島上方言

則巫來由語其語極簡不及中國之半亦無文法在東亞

方言爲最陋

亦無不聲入心通能知其意嘗謂閩多鼻音粵多齒

音以粵較閩閩似難學然惟能聞語乃得聲韻之全若巫來  
由語只是平聲者多其屬仄聲者甚少不足難也余味此言  
之可通於韻學用賞其慧而復載其說於此

野鶴一生如道士梅花前世定詩人此東鄉艾至堂大令暢句  
風趣亦何歉放翁耶余嘗刻作小印置案上

半行庵詩存稿吳縣貝子木明經青喬著子木與江駿叔同時

境亦相若貧困依人棲遲戎幕終不得志以死可哀也平生  
足跡遍大江南北及川蜀滇黔諸勝多紀以詩鋟幽鑿險別  
開面目而感時撫事之情因物寄興之旨亦往往而寓少作  
渡江被失重裒存稿得八卷歿後其友葉廷琯乃爲校定付  
梓云

貝子木之黔叢箐中聞山鳥聲感作云一程程聽鷓鴣鳴山後

山前盡此聲苦勸行人行不得行人無那正行行秭歸祇喚  
不如歸喚罷朝烟又夕暉爾自不歸歸卽得千山何事倦猶  
飛二詩殆禽言之變調其音節又頗近自然故可存及由黔  
踰滇在桐梓得句云樹無可用生何大山縱能奇惜太多又  
云幻想欲移中土去幽探惜少故人偕勝處不問而知旅客  
長途何者足爲快心之事亦賴有此山水奇境可以持報故  
人耳

苗人跳月野而近於妄此等筆墨殊難措詞明知無把他來讚  
之理倘若索性詈他个痛快是則是矣亦復有何趣味且以  
先進期化外道在德禮之漸摩年時之誥誡彼輜軒陳詩則  
有據事直書瀟漓自見而已貝子木明經跳月歌七古深知  
此義故論而不議爲輯錄於下以見梗概

原有序云苗女婚禮古曰跳月今俗

稱拉陽自新正初三至十三皆其吉期也月場在跳花坡南距歸化營二十里余往觀之與陸雲士尚谿稌志所載不盡脗合意者別一種類歟余固祇見古跳月今拉陽古名今名青白花三苗也戲爲作歌以紀之

義弗詳乃是蠢苗出游牝男男女女雜遯嬉花場花場初開種花樹鬼竿十丈場頭路招得羣苗百里間喜挈蘆笙結隊赴男襖長女裙短尙錦新裁春服暖男環隻女環雙銀鈎重壓椎髻旁新正初三至十三女伴呼女男呼男聯臂頓足到場上男情女態皆狂慙兩男作對跳場內羣女四五圍場外合圍羣女千百圍作對羣男千百對男跳遲羣女四圍都矜持男跳速羣女四圍共笑逐是時蘆笙吹作鴛鴦鳴眾跳應節諧其聲聲中自有月老在天作之合憑一笙一笙聲催眾笙急場心眾笙陡然息婚禮十日告無忒於是男中翔女側睨男前行女後曳男女相就不相避親結其襖一巾繫遶場

王荅石清才集卷之九  
三匝牽而戲選幽不知去何地大體雙雙滿山際四山雲雨  
皆爲膩誰家得佳婦誰家得快婿阿父阿母然後從旁議牛  
角彎環作酒器滿場持賀飲如沸共言一索得男易早爲通  
媒納聘幣無令野合中道仍相棄旁有駭男媼女心自知笙  
聲豈必多差池何獨跳罷場外遺我爲娟娟惜此身誰教粥  
粥隨羣雉若論此詩能將前後情節分合寫來如繪如語不  
蔓不支使讀者不啻置身廣場目迷五色尤具有吳道子畫  
人畫鬼手段也

子木四十無子其友吳氏贈以婢名傭嬌自黔攜歸有示云鏡  
盒釵奩載半舫五湖歸去一娉婷蠻妝乍改容難治吳語能  
調舌自靈侑酒偏教先我醉敲詩常索解伊聽嬌憨莫恃全  
家愛廡下齋鹽要慣經軟語些些可謂體貼備至他日公出



復念嬌有憶云爲誰風露立庭陰牛女迢迢隔歲心緘恨惟

催書密寄墜歡怎禁夢重尋伴移燈去唄宵讀笑折花來索

曉吟

菽園按愁態可掬怪底此老不能忘情

此夕拋離香霧杳撩人腸斷是鄰

碁子木備嘗憂患室家星散屢斷炊烟其時正值咸豐末季

遍地瘡痍所接於目而戚於心毋非險境集中非爲東野之

不平卽屬步兵之慟哭有不必蓄意學杜而意境自不能不

肖者故苦語爲多

五七言對句別載後幅

似此風趣盎然要爲僅見之

作

詠二喬詩多矣後人幾難再下筆若詠二喬墓則有墓字可生

發其界限似較寬一步貝子木是題四絕云姊妹花開蝶正

飛一坏黃土認依稀江東豈少埋香地卻近媧宮伴二妃塋

下沈薶五百春獼兒崛起運重新芳魂不化青青艸莫道虞

兮有替人同穴休嫌豔魄孤珠襦玉匣掩平蕪君臣一樣爲  
僚婿誰向長陵弔呂嬃棠梨依舊笑東風猶在曹瞞治想中  
若果銅臺春鎖住何顏雞酒祭橋公首首恰有个天然陪客  
也虧他請得來所以得如許之湊趣菽園按孫周分納二喬在建安十二年銅雀臺之築在建安十四年首尾相距十二年二喬蓋已老矣唐人杜司勳銅雀春深句只貪湊趣未暇深考遂爲來者口實此作未首故意放寬反問得老瞞無話自是善相題問以立言菽園舊有咏二喬一絕今並附錄於後春深銅雀竟何如十二年中快婿居一笑阿瞞渾不識兒家原自讀兵書

半筐風簸田夫麥一桁晴收浣女衣貝子木西津晚興句寫鄉村景如在目前又有懷句經生伏不鬪酒客王無功殊見工整居戎幕日編所作爲咄咄吟二卷自題簡端四絕之三云談到奇兵紙上多居然十萬劍橫磨一從身入青油幕其奈穰苴古法何亦可謂自知之明矣彼好談兵者宜誦之

子木五言一斗髡常醉三冬朔苦飢馬嘶催道遠人去贍山孤

狂奴猶故態孺子盡成名家貧憐菜色世亂愧桃花千秋放

眼闊萬事及身難七言敢道士流多負俗漫思吾輩亦登科

將赴京兆試留別飢雀遶場空喙穗疲驢投店自知門河間道中慰情書

問天涯少入夢親朋地下多顏行轉怕人言別爛醉還嫌酒

不醅去水將愁同浩蕩亂山如夢不分明山不成名偏遇我

魅猶遁跡況求人味如雞肋留何益累及猪肝去始清傭值

無多金減價賣文爲活筆蒙羞傀儡有場還可舞膏盲難藥

況無醫田園夢斷兵塵裏楊柳春生客淚邊轉販營生謝泉

羽喻貴得爵倪雲林菽園按倪高士嘗納粟蒙賞見明杜東原集題畫浙水虛懸江

革淚海雲應識管甯心菽園按子木遭亂與母相失常數積入賊巢終無所遇此平生大戚也積

慘終身劉越石強吟卒歲賈長江壬戌除夕讀此者亦可以悲其

遇而諒其志也

陽湖惲次山

世臨

序半行菴詩時與兩當軒相似謂當可并傳

愚按黃子終是飢鳳貝子不脫寒蟬非惟所造之詩境爾殊亦所遭之世境各異彼世之窮不及子木而好爲無病呻吟者其亦可已不已乎

書畫實藝事之一然非專則不能工非通詩則不能脫俗故以詩人而兼書畫者頗罕觀心無二用故也工此者每稱三絕可知此事之難卽以吾閩而論勝朝黃石齋詩畫書皆有聲迄今考之亦惟畫較高若書詩則因人而重初不繫於工夫之到矣求之國朝惟甯化黃癭瓢山人

慎

差可當此山人

雍正間布衣善畫山水筆意蒼厚直接荆關兼工人物簡古高渾獨闢一派沾其餘潤以成名者殆難屈指

菽園按道咸時詔安沈古

松山人瑤池亦書臨懷素神似醉僧圖山人同里雷翠庭副

其後學之一

憲

鉉

亟許爲必傳而尤傾倒其韻語著蛟湖詩鈔江南

四首錄二

云澤國鰣鰒俱擅美十年舒嘯謝公墩只今老眼空蕭瑟雨

雨風風過白門秦淮日夜大江流何處魂銷燕子樓估塢一

聲霜露下可憐都作石城秋襍咏

四首錄二

云投竿空羨任公魚

髣點秋霜過五湖今日歸來深竹塢春燈補讀未完書巴溪

流水接湘潭舊友飄零只二三書到故園春已盡梅花開日

在江南句如一夜淮南雨孤舟楚客心湖淨一天碧竹深六

月涼皆導源曲折永以神趣是真能以唐人之風格而納宋

詩之議論者好遊而孝迎母至江南以書畫供菽水母輒思

鄉遂終身不復出談者尤高其品

畫師上官竹莊

周

亦閩之長汀人乾隆初布衣著有晚笑堂畫

傳行於世識者至比之爲倪雲林沈石田其名重如此然不聞工書詩尤平弱句如雲動山移樹溪喧客放船萬里故人霄漢外一聲橫笛暮烟中便爲集中之楚楚者

同治時吾漳詔安謝琯樵貳尹

穎蘇

畫擅蘭竹書學顏米行間

筆下雅具一種不凡之致喜與名宿騷士遊處一時俗派都

無所染詔安雖多畫家同時若沈古松

瑞池

許禹涯

鈞龍

吳

織雲

天章

胡漢槎

倬章

沈雪湖

祖文

舉望塵不及此外之摹

稿填紛全昧門徑者更無論已今日談詔派畫端推君爲第一流君以位屈終身足跡不及中原其所造亦若有限之而止故不足與竹莊比隆詩多題畫率意之作隨手散棄不自收拾甲子殉緒冠難更無片稿余寓詔日立問桃小舫社句會詩聯兼徵佚稿有錄君與女兒芸史

浣湘

秋蝶倡和七律

詩見示以無警語漫置之後且失去惟停雲閣詩話載其芝城客感云故園三徑久荒涼歲歲天涯滯客裝又是一年秋去也黃花山下過重陽

原注黃花山名

近今四十年來四方畫手羣趨上海共變爲西法一派花卉人物位置得宜筆端靈變殊勝古法詩詮書味殆又不及矣最負盛名者任

謂長阜長伯年

胡朱吳也

公壽夢廬友如

而尤以胡之筆底爲

高亦最韻致一時學者有上海派之號無識則直稱爲北派不知今之上海派實從西法而出與北派何涉若以地論則上海爲江南而任胡朱吳六子又皆江浙間人也若吾閩本不以畫稱自汀洲以癭瓢竹庄著世亦有閩派一說及任等著名大江南北間獨不與或遂隘閩畫爲不足學雖詔安畫能延一綫之傳以較上海不啻邾鄆宜其退已其有趨時之

彥未盡漓古予所知者有福州駐防榮餘蒼孝廉

廣詔安馬

瑞書大令

兆麟

以限於偏隅寡獲外譽倘出而并驅其亦上

海派之表表乎

寓滬畫家多督潤筆或致潤矣急切而不肯爲人下筆甚旣遷

延須時乃草率屬畫徒代筆付急足應之此等惡劣腔調不

過藉以嚇詐商賈示不易得之意云爾其所就自問與唐六

如居士何如能頗著文墨如胡楊馬陳

公壽伯潤  
鏡江紉齋

數子之外

已不易觀三任朱吳不著一字殆善藏拙他若陸王聚訟

陸

萬及王其有傳其題  
畫謬謬者不一而足

誠畫匠耳既不能寫幅青山不受孽錢

當其題筆大書利市二字於門簿時已拚一不擇人而與顧

乃忽爲出納之客於其際不亦重滋識者笑乎前於卷七中

載及慈谿李芷汀布衣

東坑

海上謠四言體一首縱過甚其



辭然名士名妓矜張作偽令人難耐固宜有是從旁一喝使

之三日聾也

按諸畫家多布衣以字行文中夾注各從所著者書之不能別其若者爲號若者爲名矣楊馬

以下均江浙人又按公壽諱遠雲間歲貢生書法超勁學李北海尤非諸同輩可比

人有恆言畫推上海書萃北京洵哉物聚於所好而能得風氣

之先哉都中館閣前輩如王維珍魯琪光諸公之書法超妙

自是近今罕觀愚以乙未偕計入都猶得見烏程馮聯棠

蔚鐵嶺劉靜皆世安兩太史所作精楷手蹟不覺心爲之醉

嘗託所習代致潤筆乞得馮太史楷書廿餘開珍秘行篋日

供展玩歸途爲客攘竊懊悶欲絕抵家久之復函某京官爲

發棠請并以及劉太史始知年來均相繼沮謝矣惟篆八分

隸自來獨遜滬盛寓滬書家喜作名士氣一如諸畫家其有

名無實亦殆相近余雖癖愛佳書以滬非聚處流覽故略及

在京不得篆八分隸返道亟願物色其難如在京時欲一昔  
年之楊見山峴輩亦不可得獨有所謂鄧派者市中賈人尙  
能舉撫蓋老輩風流如是乎銷歇也又何怪畫者之每下愈  
況哉

文人墨客每好遠遊其兼長藝事者時督潤筆以濟旅費偶一  
爲之何累高尙且亦不失風雅本色惟落書畫匠窠臼便已  
掃地不可不知

三任寫士女皆法老蓮

明末陳洪綬號或稱章侯

雖所得有高下然畫匠氣

已寡青谿錢吉生

名慧安卽陸子萬之師

同時寓滬名亦甚噪視三任

意在筆先橫空盤硬者且弱也古吳吳友如

名猷又名嘉猷

斤斤繩

尺幾無一筆不參用西法實爲後來寫上海派之集大成其  
所作人物隨題敷義慘淡經營細入無間

嘗爲江督曾伯綸克金陵圖進呈

大內談者榮之晚年久居上海主點石齋飛影閣畫報事未知與南渡畫苑諸供奉如何

而緊蹙三任一疎一密可謂同工異曲已吳之同事六七人

舉莫繼其美

有金幣香者頗能自立然不如友如之各體皆工即寫人物仕女亦直出其下以友如尤擅長

者在

此也則畫小道亦若有天授矣吾友漳浦林雪齋茂才

豐年

少喜六法苦無師承而天分絕佳恒鄙詔安派爲不足學乃

向鄰人家借得癭瓢竹庄諸真蹟十數幀朝夕臨摹意忽有

悟數年來復旁涉兩宋元明國朝大家以博其趣近又一

以上海派爲歸居然漳郡名畫手矣

雪齋恥爲畫工乃從余學詩嘗以弟子禮事余

乙未來遊旋即別去丙申同客詔安詩會塵詩屢壓流輩聞其敏求類如此近以家貧賣畫自給因且廢讀何況於詩聞

世盛推三任錢吳畫人物法告余曰五人中惟三任最高識

者毋不愛之亦最不易學若友如則豐年肆力爲久雖甚緼

密究可得其意境吉生非不佳以性不近故不常學也余既

爲之首肯者再茲重有悟於詩竊以意私爲品目三任如古  
詩友如如近詩吉生如詩餘古詩難學不可不學近詩宜學  
毋爲其易學詩餘可學不必其皆學此論一出世必有哂余  
爲穿鑿者然余實不知畫則亦無怪其云云

雪齋見識甚高不肯受壓於虛名嘗與余論上海一派畫家就  
眾人所推服者人物如三任錢吳花鳥如伯年夢廬圖譜如  
友如蟾香皆其至也然使互執其藝則易地又未必良況其  
下者乎大於此者乎又近出石印各種畫譜惟山水乏佳者  
伯潤略見詩詮紉齋饒有逸致如此已屬難得究於古人神  
味尙隔一重因述以語人人亦莫之難也

海陽邱芝田歲貢

漱芳

題拙刻詩草寄余云素慕風標恨見遲

蠻箋展讀有新詩從知海島多豪士不異虬髯寄迹時靜擁

琴書歲月新不辭跋涉閱風塵奚囊佳句應無數共識邱家  
製錦人草昧經綸萬里程寓公才調號縱橫開荒一例傳詩  
教他日輶軒更子賡自信疎慵在里居忽傳佳作到蓬廬摩  
娑老眼欣無盡更勝嫵媚讀異書余雖與芝田翁同宗然粵  
潮閩海相去幾及千里素未執訊一通意氣及來海外有潮  
人范伯之今從予問字范于翁爲同里且嘗受業去冬歸自  
海外翁詢所得乃出余麗澤社課卷及拙刻詩草質之一見  
謬加心許辱以書來訂神交余方愧無以應而翁厚顧不已  
更成七絕四章寄并拙草慙慙款款誠一多情重諾之長者  
也余又何日忘之耶潮之邱爲望族翁於行輩齒尤尊家中授徒凡數百人多名成者現田歲稔差  
少康矣喜談因果報應有長者之目能急人急或又以窮孟嘗比之自以壯時溺苦八股文於西學之政藝各門均未涉  
獵遇後生必勸人留心時務亦難得也曩范生爲豪家所併喪其產遂決意行傭翁憐其遇左右排解重念其失學願不

受束以勵其志惜范不能從耳宗人仲關工部逢甲自臺內  
渡挈家百口間關至潮頭尾流離或且從而傾軋焉賴翁引  
誼力庇得以無苦工部  
今且占藉爲潮人矣

我懶已成僻卿言良復佳爲謀孔公醉卻勝太常齋春色還無  
賴時情每不諧累人腰屢折故故墮金釵此宜黃符雪樵先  
生光綸戲贈之作也閨中風趣可思

吳縣貝子木明經青喬村田樂府有演春臺一作云前村佛會

歇還未後村又唱春臺戲歛錢里正先訂期邀得梨園自城  
至紅男綠女雜沓來萬頭攢動環當臺臺上伶人妙歌舞臺  
下歡聲潮壓浦腳底不知誰氏田菜踏作齋禾作土梨園唱  
罷斜陽天婦稚歸話村庄前今年此樂勝去年里正夜半來  
索錢東家五百西家千明朝竈突寒無烟明白如話足以喚  
醒夢夢我輩來自田間似宜深知此苦獨無如田夫識字者

少不能持示此文使之家喻戶曉耳

曾記友人出示一輓妓長聯云是徐相之作詞旨感切膾炙人口獨患有時文習氣耳上聯文曰試問十九年交好卻苦誰來如蠟自煎如蠶自縛沒奈何羅網頻加曾語余曰君固憐薄命者忍不一援手耶嗚呼可以悲矣憶昔芙蓉露下楊柳風前舌妙吳歈腰輕楚舞每值酩酊之醉常勞玉腕之扶廣寒無此遊會真無此遇天台無此緣縱教善病工愁憐渠憔悴尙恁地談心深夜數盡雞籌況平時嬾嬾婷婷齊齊整整下聯文曰不圖二三月歡娛竟拋儂去問魚常渺問雁常空料不定琵琶別抱愁爲卿計爾豈昧夙因者而肯再失身也若是殆其死乎至今荳蔻香消靡蕪路斷門猶崔認樓已秦封難招紅粉之魂枉墮青衫之淚少君弗能禱精衛弗能填

女媧弗能補但願降神示夢與我周旋更大家稽首慈雲乞  
還鴛牒或有個夫夫婦婦世世生先是徐與妓彭雲香有  
啖臂盟徐將遠行期以三年而嫁卒爲鴇母迫使應客抑鬱  
而亡故徐哀之慟也

周莘仲諱長庚吾閩侯官人未冠舉同治壬戌鄉榜選建陽教  
諭調彰化工詞章好客愛士名譽藉甚在彰日遇民倡亂圍  
城君繼而說圍爲之緩事平知縣某欲窮治脅從諸鄉復爭  
之眾賴以免已則因是得罪去官不顧也事載臺灣省志名  
宦傳光緒乙未歿且三年而遺集始出共爲詩不滿百首而  
可傳者多閩縣林琴南孝廉紆稱其近體義山古體眉山在  
時彥中可爲卓出今錄其贈高嘯桐孝廉七古云文章爲人  
之小影高子摘辭最雄警霜毫掃入香魂堆點染寒梅十萬



頃有時筓屐招散仙裏頭巖壑趨松烟有時裂臂談時事涼  
雨漏天落寒淚山林骨相雜英雄逸氣流入熱血中解衣磅  
礪呼天公問天無語來悲風憶昨濤頭起怒鰐海山箕盪箐  
雲惡高歌寶劍風雨蕭零涕垂垂滿霜鏐剪燈爲我談瀛洲  
烟島海濤綜邱壑滄波不送宗慙風一卷陰符無地着賞君  
奇才天下奇惜君奇才無人知收拾經濟入故紙日抱遷史  
披書帷自淪書城一杯茗掃徑待我同襟期男兒投筆須及  
早班馬門牆計已左勸君努力銅柱標文苑傳中且還我思  
沉力厚振采負聲而君之自命亦從可知

周莘仲廣文五律咀含古味筆有餘妍固閩派之矯矯自異者  
也西窗云不道鏡中面黃塵如許深浮名淹客駕孤趨入秋  
心事業辜雙劍家山隔暮砧西窗殘燭冷搔首起狂吟寄李

二次玉部郎云忽忽昨宵夢夢君烏石巔相攜一團月來話  
萬山烟雲片直到掌人聲都在天各將少年句拍手問金仙  
按烏石山名他如山行句澗水流蛇蛻山花帶鹿腥舟夜句在福州府治  
寒雪滿大地遠山微一鐘清風嶺句天低人坐處花笑客來  
初水簾洞起四句一千尺檐瀑十二時雨聲洪荒直到我天  
地不曾晴皆超若七律則不免前明七子習氣然有佳句登  
太白樓云楚騷以外無詩句滄海于今幾酒杯臺北稻江樓  
和韻云山勢百支垂海盡江流雙派到樓分

王漢秋茂才詠裳其字也先爲泉之晉江人占籍臺南乙未內  
渡復歸於泉性不羈慷慨任俠交友以恕常一諾耗千金毋  
少吝雅好詞章不汲汲希世學乃從數千里外聞余名逕致  
書道意且殷殷以詩稿相質亦菽園近日之神交友也錄其

採蓮曲二首云採蓮復採蓮常被藕絲牽明朝帶刀剪不許  
再相纏荷葉大於盤淚滴珍珠圓晚風休撒卻留與阿郎看  
太真云尺組無情及帝姬六軍爭認驛亭尸一言未及謀收  
骨百萬何勞賜洗兒送淨上人往崗山住持云我因避俗寄  
僧家常與高僧掃落花今日僧歸方丈去訪僧應似隔天涯  
鷺江客邸云人世無如出路難旅情參透客心寒欲除懊惱

除欣羨萬事皆宜作反觀

菽園按此詠裳避地來厦之作是大智慧語是深閑歷語

題客

邸壁云未能爲雨與爲霖曠覽河山感不禁細綴蒲帆修檣

楫舵工猶有濟川心聞警云鹿耳門前吼怒濤奇愁鬱勃索

香醪記曾風雨蒼涼夜燈影搖紅讀豹韜過鐵砧山云

原注鄭忠

節駐綠陰濃處隱犀顏石咽流泉路幾灣飢饉一身經百鍊

今朝又到鐵砧山山行云崎嶇行盡坦途寬何必高歌蜀道

難問遍天然好山水從今不買畫圖看悼亡云卻爲情魔惹  
病魔扁盧無計起沉疴夜臺曾否深追悔恩愛場中惱懊多  
步陳岳生無題原韻云欲挽情波難復難難於大海挽狂瀾  
有時話到傷心處直欲將心捧與看菽園按陳君亦臺南諸  
生余舊友也恆喜用情  
風流自賞此題梅花畫扇云欲與梅花証舊盟難將石上問  
詩宛肖其人  
三生一言訴與癯仙道已落人間合有情有寄云秋風吹水  
起寒烟此際離懷倍可憐與我目成稽十度思君魂斷似經  
年紅燈綠酒人何處空館疎籬月在天莫向樓頭頻度曲好  
尋殘夢續前緣又斷句如玉鳳校書云淪落天涯同感觸較  
量誰是苦心多自題小影寄臺諸戚友云盡道持圖如見我  
不知欲遍視諸君口占云恩酬國士輕生死知己難逢況美  
人旅邸懷人云至竟相思不相見且將眉黛認青山此君蓋

純以性靈爲詩者

詠裳不解長歌而工絕句且有雅近香草箋者如稻江紀別一首小樓烟雨晚江潮帶得離愁上畫橈折柳泥君留爪迹重來好認舊枝條使十硯老人見之當亦首肯

韓冬郎已涼天氣未寒時一首爲晚唐時七絕傑唱余讀王君詠裳卽事作云畫角吹殘柝二更燈花欲蕊篆烟清瑤琴一曲南窗下微雨初收月倍明可謂工於奪胎

病中心緒不適作事恆致健忘臺南閨秀蔡氏病中偶成云病軀難近舊妝臺枕畔移將筆硯來無奈作書多恍惚幾回封罷幾回開眞能狀得此情出者蔡字宮眠王詠裳表姊也所適不偶孤憤而卒詩稿散漫莫可收拾此首乃詠裳錄以遙示故急謀代存菽園常和韻弔云本無庸福苦生才腸斷遺

詩有別裁讀到病軀難近句不遑言惜只言哀他日詠裳見之當更增無限淒惻

星洲有酒寮曰觴詠園其博士陳姓善藝晚蕙盆罍羅列生趣盎然選勝者輒喜就之是歲冬或招余飲陳伺問奉箋索書爲撰聯云君請盡此觴莫遣韶光隨水逝余亦能高詠恐驚星斗落江來越日傳遍旗亭遂於廳事正梁更題一額曰天南第一樓聞者艷之

詩道甚寬凡有真性情皆可動人滄浪孺子實是天籟卽三百篇不少勞人思婦走卒青衣之作何嘗非矢口成吟傳誦至今客述吳紹蘭同安廈門廳人所居曰聯溪保少孤失學傭於賈肆天性好書暇輒昵人間字質尤慧警略通大意便能貫徹旁義主以是奇之倍給薪俸使得無困家計而以餘力求學久

亦能爲小詩無題四首云鐵馬簷前响銀缸案上明夢中忘  
小別猶自喚卿卿小別甚長別新愁攪舊愁似聞私語夜風  
送竹聲柔獨坐不成寐開窗待月光多情香桂影怯怯上銀  
床夢裡歡相會醒來恨更多亦知離未久其奈此宵何詞淺  
意曲稱所欲言又閨情云挑鐙拂几漫焚香小立移時便卸  
粧底事掩窗推月去怕他偷照合歡床中有寄託自是可存  
聞吳弱冠受室後謝絕賤役遂別家人遊於南洋井里汶島  
三載而歿所志未竟稿亦散失惜哉數作從客代錄獲存客  
蕭雅堂與吳同邑吳之友也

山水在畫法爲最難品亦最上自黃高士癭瓢後閩中未聞專  
家近者會垣如朱小農

承陳又伯文臺

余嘗見所作畫陳織

朱鑿要不足稱名家閩縣陳藕泉大令獨不以畫名而所作

山水疎古淡遠饒有倪迂意興亦一奇也或曰大令畫畫不爲畫畫人見其畫而不知其非畫畫非畫蓋實大令之所以爲詩與書若是大令之胸襟固有餘於畫之外者是以不畫畫而畫其畫曾幼滄師嘗乞作便面一握遺余余懷袖之有詢余者余猶是曰此吾鄉陳大令山水畫也

大令名文濂某科舉人

畏廬子林琴南孝廉

羣玉又名紆

爲閩縣名宿晚而無遇胸次曠然

不介其意授徒自給閉戶著書多未付梓本卷所錄閩中新樂府各作外間早見傳本所尤膾炙人口聞其少日懷才自異駢散文體均能縱橫規矩傾倒流輩壇坫之雄一時稱極盛焉惜余相距太遠未獲索陳三篋而盡讀之餘事通於六法今秋曾幼滄師爲余乞得所作花鳥著墨無多筆筆不苟而溫文簡理自然法立時下俗派一洗空斯令人玩無盡藏



余嘗笑語諸子姪輩曰他日爲五百石洞天搜逸毋令我藉  
琴二君遺諸子曰夫子盍勿先之使後者有所覽觀余乃諾  
而次其事於揮塵卷九之後以誌翰墨神交之意云

五百石洞天揮塵卷之玖終

觀天演齋校本